公是集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是集

（五）

劉敞撰

公是集卷二十七

五言絕句

蒲三首

青青水中蒲。根葉自勾帶。今我不如彼。望君萬里外。

青青水中蒲。秀色宜三春。常苦秋氣早。飄飄悲路人。

青青水中蒲。誰能移之陸。婦人繫所徇。憔悴甘獨宿。

順州聞角

北山三千里。歸來已近邊。如何聞鼓角。晨坐更悽然。

瑞竹雙幹同本往來者因以瑞名

聳節偶相並。雪霜終不迷。應將古人比。孤竹有夷齊。

暮冬寄鹽城弟二首

流水應無極。東流向海城。殷勤囑雙鯉。爲寄別離情。

海上春常早。相思正一涯。北風吹雪盡。遙想折梅花。

東樓所謂觀風樓也

能懷望鄉思愼勿上東樓海氣常常霧淮聲故故愁

鼎池前太守鑿此池深入九尺得銅鼎受一斗餘扃蓋如新鼎下有物如棗青紫色役人不知棄水中藥下有丹砂可一升皆太守取去或云是金鼎予因號鼎池

丹成鷄犬去鼎在陵谷遷惟有千年鶴時來浴水邊

嘯臺

高臺映水末極望有層軒覽物惟長嘯逢人未始言

酒舫

悠悠轉小棹漾漾逐浮萍載酒和嘉月投篇弔獨醒

杏源在射堂西面略可通小船兩旁種花有杏最巨故名

淺水通漁艇低花損帽簷東風日夜起幽興此中添

蓮池在射堂東

東池種蓮子紅白間稀疎夏木陰成後君看錦不如

漁臺在鼎池上北卽城濠常觀魚于此

陳漁何處好層觀倚高城快意屠門嚼安知萬里鯨

花嶼在鼎池

孤嶼曲池中芳菲四面同春愁隨雀舫繚繞未曾窮

袁眞人祠

絳節朝何所白蜺空此堂神仙詎亭得客到彊焚香

丹井在眞人祠

清源祇數尺知是鍊丹餘安得棲眞子相邀肘後書

竹岡其下丹井

層岡南面起仰見檀欒姿詰曲成幽洞因堪象武夷武夷有毛洞也

大楸使宅堂前

長楸蔭柏堂小枝猶合抱得地遂天年斧斤安敢到

紅玉誰家女四首燕中記所見

紅玉誰家女雙瞳如水流映花看漢使不覺墜搔頭

紅玉誰家女明豔奪青春羞人不得語含笑卻成嚬

翠霞金縷衣獨立翳斜暉無奈春風蕩吹人只欲飛

春風能吹衣不能解人意使我爲朝雲與君從此逝

清明後鴈

留滯江南久。今來萬里歸。春風稍和暖。作意入雲飛。

憶關中諸弟

好去北歸鴈。憑將千里書。潼關何日到。送目故愁予。

立春日宿高陽關以病酒不飲復用前韻

月色初元夜。花香翦綵春。而公高陽客。翻作獨醒人。

寄書

區脫逢歸驛。作書憑寄聲。那知夢識路。先入大梁城。

雨後回文

綠水池光冷。青苔砌色寒。竹深啼鳥亂。庭暗落花殘。

芍藥

尉蓂晴相照。芳香暖競飄。波翻蜀地錦。霞萃赤城標。

萱花

種萱不種蘭。自謂憂可忘。綠葉何萋萋。春愁更茫茫。

疊韻

圖書如蘧廬。吏事累志意。招邀卽逍遙。醉寐自棄置。

山行

荒徑惑東西。回環極翠微。空持征鳥意。長作準繩飛。

池上

脩竹仍封雪。交渠已泮冰。那知四時改。獨有醉騰騰。

過分水嶺

去去百憂集。回頭歸路迷。紛然萬行淚。自逐水東西。

草蟲扇子

洒落烟紈薄。肖翹物象奇。坐愁冰鑑釋。深恐夏蟲疑。

雄州留寄醉翁

沙漠惟逢雪。燕谿不見春。聊將曾折柳。留待未歸人。

馬上口占

冰澗縱橫水。風松高下聲。遠遊應易老。跋馬更凝情。

冬至十

寒事欲無幾。春歸方有期。嘉辰正須醉。愛日爲君遲。

南齋病臥

香卷風飄幌。燈昏雨映簾。客愁渾不寐。更覺漏聲添。

對月口號

今夜閨中月。應憐破鏡輝。南飛烏與鵲。爲我報將歸。

戲題

薄宦遭百舌。不如歸去來。提壺沽美酒。泥滑滑如苔。

戲呈叔恬府辟入幕不諧得宛丘簿

聞道珠履客。今朝黃綬歸。定知高士貴。一府莫言非。

東池避暑二首

涼風千箇竹。疎雨萬枝蓮。自是清無寐。非關醉不眠。

翠石瑯玕色。長楊風雨聲。不須醉劇飲。此地有餘清。

古北口守歲二首

春渡遼東海。星回幕北天。悠悠鄉國別。明日便經年。

山盡寒隨盡。燕北諸山盡于此。春歸客亦歸。一杯分歲酒。送臘強依依。

公是集卷二十八

七言絕句

題行者店石楠

無限荒山祇一家。竹園蔬圃寄生涯。老翁手種石楠樹。三十餘年看好花。

翠鍾亭二首

空城風雨晦如秋。漠漠長江天際流。故倚高樓望行色。南山不見使人愁。

江外羣山如畫圖。輕烟殘雪入荆吳。東風醉問春多少。遶郭垂楊十萬株。

李氏池上醉中詩

春塘泉脈活龍鱗。宿雨花枝覆錦茵。薄俗不容白眼客。醉鄉自有葛天民。

中秋夜作

淒風白露墮清秋。月上江湖開客愁。世事紛紛欲如髮。醉醒任意判悠悠。

思鄉嶺

絕壑參差半倚天。據鞍環顧一悽然。亂山不復知南北。惟記長安白日邊。

宿鹿子嶺穹廬中此嶺無水往來驛人常擔水自隨也

千山雪透帳廬寒一半冰消塞井乾憶臥衡門甘泌水可憐孤枕未曾安

摸斗嶺

盤峯回棧幾千層徑欲凌雲攬玉繩浪得虛名夸鄙俗古來天險絕階升

狎鷗亭

波光柳色交相亂野客沙禽特共閒未醉那宜徑歸去夕陽猶在杏花山

黃河

輕車重馬自相騰橫度長河百丈冰貝闕珠宮應浪語黃沙際海谷爲陵

過臨潢口號

雲消歸路暖無塵試學章臺走馬身塞柳關榆莫相惱小園桃李解迎人

寄張四二首

城下清淮百丈深樓前明月冷鎔金何似關山望處景因人寄示隴頭吟

清秋千里夢相思潁水滄浪各一涯洗耳君方避堯舜濯纓吾請學鴟夷

寄聖民十月十一日方到

跋馬望君秋暮時君來何後菊花期齋中故有金鈴酒猶可籬邊倒接羅汶陽有金鈴菊酒味殊勝也

送蕭山和弟

江上蒼山百里國鑑中明府校書郎臘梅冬笋知時節驛騎回時早寄將

絕句送和弟行東皐兼過獻臣二首

落日濃霞輝碧潭淮南風物似江南榜船載酒隨鳧雁物色詩懷著意探

西風滿眼荻飛花楚澤秋光一半差庖鱠好期張仲友捲帆應帶海山槎

渭城

舉世幾人歌渭城流傳江浦是新聲柳色青青人送別可憐今古不勝情

虎丘和孫可述

崑閬乘沙不可攀蓬萊涉海去無還寧知勝絕神仙境近在青林紺宇間

畫屏二首

滔滔江湖萬千頃何爲飛來入軒屏大澒不增旱不減靜聽無聲視無影

六月炎蒸百慮煩舉目一見心暫閒市人悠悠那得識此意高山流水間

自西橋至紫溟載酒作樂即事呈府公四首

欲暖水流初汎汎半閒人意正悠悠清觴自可輕捐日高管無端吹暮愁

澹烟蒼翠籠高樹密竹交加隱曲堤水調向終人欲醉夕陽稍近戍樓西

潛鱗畏樂勿復躍舒鴈避船爭亂飛乘輿正須勤一到會令魚鳥見忘機

主人宿望功名際下客素心江海中舟楫由來歸傅說滄浪元自屬漁翁

雷琴

三百年中天下工密移山水入號鐘世間會有孫枝在自是知音不可逢予所寶琴大厤年中雷震斷到今三百年矣

晚步城上寄貢甫

雨過行尋舊履綦江南山色遠相隨池塘芳草新無限還引新詩入夢思

雪後見山樓

春寒天氣似江南閒倚高樓酒半酣盡借前山作屏障更煩佳雪洗烟嵐

送人遊蘇州

莫倚春風爛漫遊姑蘇臺上特多愁傾城人逐鴟夷去惟有空江日夜流

重登見山樓有感

高軒送目萬重山不盡東西千里間長嘯何由生羽翼徑排雲霧看人寰

答鍾元達覓藕栽二首

紅妝翠蓋出汚塗水面風吹醉欲扶自是凌波有仙種文君莫訝茂陵姝

漸點青錢浮水面猶將素節混泥沙送君百頃風潭上莫笑元非十丈花

新年

雪消冰解漏青春醉眼驚看物物新已識年華似飛鳥直將身世委天均

果園巷訪楊寺丞

雪霽江城氣色春果園巷口靜無塵林間水上俱通馬徑入誰能問主人

聞江十吳九得洛相酒戲呈二首

洛城春酒碧霞光東閣遙分東觀郎陳俠應嗤伯松拙魏侯元惜次公狂

衆人皆醉屈原醒天祿寥寥白髮生束縞君當游相國那能我自勝公榮

朝謁武信殿三首

旌旗千里自天來投策黃河飲馬回聖主釋兵方外服東巡日觀望蓬萊

原廟衣冠渭北遊侍臣世世祀春秋敵馬何由向南牧萬神相與衛軒丘

天下安危寄老臣幄中談笑靜邊塵丹青未備雲臺像笳管猶悲道路人

微雨登城二首

雨映寒空半有無重樓閒上倚城隅淺深山色高低樹一片江南水墨圖

日午風高新雨晴殘花飛絮兩輕輕垂鞭緩轡饒閒望時復林間布穀鳴

簷下

簷下渠泉朝暮聲．樓頭山色四時青．此中故有無窮意．正要悠悠醉復醒．

園棋調鄰幾

華髮仙翁共奕棋．樵柯爛盡忘歸時．洞中日月遲如此．世上榮枯詎得知．

見召西陽池汎舟仍示雅章因成二絕希笑覽也

畫舫欲隨波上下．行人先似水西東．翠萍卻是多情物．漂泊不離芳沼中．

習池幾度共芳菲．爛醉池頭到落暉．臨去主人雖不召．山公能不少依依．

順州馬上望古北諸山

平原不盡對羣峯．翠壁回環幾萬重．背日映雲何所似．秋江千丈碧芙蓉．

伯勞

伯勞東去燕西歸．可惜春光相見稀．惟有歌聲留別恨．畫梁三日更塵飛．

同河中府簽判劉狀元廷平訪華陰雲臺觀陳摶先生故居是日雲霧不盡見諸峯平舒道上望諸峯翠出浮雲幾萬重．過客仍迷五里霧．眞人與致二茅龍．

題戚化源畫清濟貫濁河圖

濁河清濟坐中分．沙浪澄波兩逼眞．自畫壁來多少日．能知清濁幾何人．

西樓

西樓獨上不能迴。遶郭新花正盛開。誰信不曾騎馬出。春光自到眼前來。

與慶池送江淮陳度支是日微涼

芙蕖滿地水浮空。不意江湖入望中。獨把一杯送歸客。可憐羈思滿秋風。

九疑山圖

蒼梧南岸碧嵯峨。直上雲衢不甚多。天使九峯迷萬世。可憐虞舜不悲歌。

送智慈

海上忘機是白鷗。暫來非爲稻粱謀。乘風又作滄浪別。怊悵居人浪得愁。

西掖聞鶯

宮樹陰陰翠蓋成。熏風盡日語流鶯。祇應欲助歸田興。故作林間舊友聲。

遊龍山

七澤高秋霜葉紅。龍山一望夕陽中。愁來乘興時時往。楚老相疑是孟公。孟嘉在荆州。遇興輒造此山。盡日乃反。

出城

水映朱扉樹遶城。午天暄煦僕姑鳴。馬蹄款段春泥熟。自愛乘涼半日行。

琵琶亭

江頭明月琵琶亭。一曲悲歌萬古情。欲識當時斷腸處。只應江水是遺聲。

過湖城誦雋不疑傳作

北闕公卿如堵牆。誰持一語判興亡。君知京兆人無及。正用春秋侍帝旁。

晚步

城頭雪色連雲色。池面冰光亂日光。泥滑應須勞杖履。幽期恐後野梅芳。

石牌磯

長江激水成飛電。蒼石橫波起疾雷。自覺心能仗忠信。布帆無恙御風來。

送張岳同年

長安道側風塵裏。傾蓋相逢許白頭。誤在盧前已深愧。莫隨時態作沈浮。

答劉同年寄青餻兼煎松湯幷詩

自無金骨凌風相。心愧仙翁度世方。一聽山中白雲曲。已如揮手謝華陽。

道思

淮上秋光凝客恨。城頭暮色滯斜暉。獨醒未必能勝醉。遠望由來可當歸。

楊無敵廟　在古北口

西流不返日滔滔。隴上猶歌七尺刀。慟哭應知賈誼意。世人生死兩鴻毛。

雪中詣相國寺

西風卷雪白如沙。索漠空林開白花。病僧迎客興不淺。自啓軒牕煎越茶。

柳河

相望不容三日行。多岐無奈百長亭。欲知河柳春來綠。正似山松雪後青。

神山 在鹿兒峽北

林立衆峰俱到天。傳聞此地有神仙。名山三在蠻夷國。方士之書猶信然。

早春野泊壽寧觀

小逕連村行幾曲。垂楊未綠草成蹊。門前野水還如帶。恐是仙源使客迷。

依韻奉和梅堯臣四首

陰雲著地無精光。細雨翳日看微茫。千里江山在何處。心憐社燕銜風翔。

而今四海雖休兵。猶有防秋在戍城。征婦裁衣欲寄遠。時將蟻子候陰晴。

春草更綠春林衰。長安游客未成衣。淒淒計欲變寒色。一夜無語看燈輝。

欲埽鵬翅還北溟。欲引羲轡來東瀛。從茲陰翳永絕滅。康衢不使泥塗生。

春草

春草緜緜不可名。水邊原上亂抽榮。似嫌車馬繁華處。才入城門不見生。

寄王閤使　十月十一日冀州相別十一月十一日聞過古北口

憶醉離亭舞翠娥。舉觴同聽渭城歌。故人卻出陽關見。愁問行雲奈若何。

與化寺花

蟠桃浪占三千歲。琪樹虛傳十二城。爭似此花常在眼。風吹日炙四時榮。

古北口

自古北口卽奚人地。皆山居谷汲。耕牧其中。而無城郭。疑此則春秋之山戎病燕者也。齊桓公束馬懸車。涉辟耳之溪。見登山之神。取其戎菽冬葱布于諸侯。蓋近之矣。口占一篇。因以傳疑。

束馬懸車北度燕。亂山重複水潺湲。本羞管仲令君霸。無用兪兒走馬前。

直舍竹下殘雪二首

阿閣三階敞井幹。宮牆十仞逼雲端。故留殘雪侵春事。欲伴孤窠老歲寒。

重疊空階委玉塵。蕭疎碧篠束浮筠。池寒自稱孤高節。不共陽林競早春。

十一月十五日朝拜章武殿雪中口占呈聖民學士

原廟衣冠月出游。侍祠義比漢諸侯。應有海神朝絳闕。勿驚飛雪滿崑丘。

歲暮雪中寄隱直前年季冬與隱直相會京師凡十餘日

長安積雪深三尺窮巷相看共一樽物色歲華還彷彿異方回首重消魂

秋夜見月

微風送雨江南去涼月銜雲海上來暑氣頓除秋暗入忽疑浮漢弄昭回

別彥文

兔園風物共追遊直自霜秋到麥秋何故臨岐猶有恨未曾攜手上商丘

登新河橋詩 此河受三十六陂水

朝陽破霧水浮空極目江湖一望中三十六陂冰雪解魚龍鱗鬣動春風

小園

弱柳低花俱有意淺沙深竹總無塵從今不恨交遊絕還倚東風作主人

雪霽行小園

力埽牆根通野徑少留林下訪初春魂翻眼眩看梅杏幾處攀條輒誤人

正月二日雪後到小園

新年已覺有春光宿雪無多映夕陽竹箭晴來依舊碧柳條暖去不勝黃

納涼明教臺呈太守

臺下井泉冰冷滑城隅川色劒光鋩多慚簿領相寬假全得南風一日涼

聞張隱直率范十九佑之遊邊寄之三首

莫怪黃河來積石。又疑弱水隔崑崙。若嫌古記難全信。他日君歸與細言。

未甘海上乘桴去。猶託隆中竟日眠。努力英雄樹功業。鄙夫洗耳太平年。

紅旃白羽尚紛紛。渭北洮河十萬軍。歷覽山川窮勝負。朝廷肯棄奉春君。說高祖料匈奴者。

題淨嚴觀春波亭

滿目烟蕪醮綠漪。江淹遺恨楚江湄。仁人四海皆兄弟。何必東風悵別離。

初雪

冥冥濃雪半空黑。烈烈北風吹日回。海水翻從九天落。龍沙卻渡五湖來。

野人致枸杞青蒿

爛蒸香薺白魚肥。碎點青蒿涼餅滑。宿酒初消春睡起。細履幽畦掇芳辣。

答杜九重過東門船戲作

共醉江南日落春。悲歌一曲思離人。卻尋陳迹愁先亂。況復青青柳色新。

牡丹三首

刻成紅玉萬枝香。排出華燈四照光。聞道閬風有琪樹。可能一二敵芬芳。

宮女妝花不必勻。淺紅深紫自爭新。已能含笑驚愁眼。枉是無言對暮春。

密密芳華亂夕暉碧油幕下覺春遲何時謝絕人間事看盡東風爛漫時

題慧禮師雙樹院

雙樹婆娑三百年江南秀色上參天不知昔日誰來種正爲道人開法緣慧禮初露止此樹下講經論四衆歸之今成屋五十餘間佛事甚盛也

揚州聞歌二首

淮南舊有于遮舞隋俗今傳水調聲白雪陽春長寂寞著書愁絕郢中生

半夜暖風吹朔雪東城南陌曉來春郊光野氣望不極柳意梅香愁向人

偏閣齋房題名獨不見永叔戲作七言

十二樓居五碧城祠官多識漢名卿蓬萊仙客飛升早不向丹臺稍刻名

自東門汎舟至竹西亭登崑丘入豪谷戲題二首

汎汎扁舟春水平綠蘋白芷欲齊生王孫自喜山中客莫唱淮南招隱聲

萬竿蒼翠隔晴川寂寞蕪城三百年此地重聞歌吹發揚州風物故依然

養雞

耆舊漂零漢汝南長鳴獨與古無慙蕭蕭風雨思君子欲倚空牕聽爾談

受詔俟代先遣家人南歸發後一日寄內七言

牟長漸難禁遠別宵長初信有相思天寒展轉不得寐一夜風吹庭樹枝

一百五多葉白牡丹答陳度支二首

玉色天香無與儔猝風暴雨判多愁君知大半春將過初識人間第一流

嵩少雨晴寒食時年年驛使按瑤墀塵埃落莫長安陌笑倚春風不自知

安福院二首

溪流婉轉樹蒙蘢複閣虛廊小徑通下馬解鞍一長嘯便疑身已出塵中

三十六陂秋水來龍蛇奔走起風雷老僧與置南軒地會是憑欄心目開此院在鄭門外三十六陂水出其下草樹幽邃有溪山之賞予勸寺僧鑿兩牆爲軒可以盡觀覽之勝也

題新開花呈永叔

野客賞春憐物華不將手觸新開花且留林下引狂蝶看舞東風傾綠霞

東山刺史獨孤及所游

獨孤刺史提千騎飛蓋驩游向此中高岸如今已成谷還如峴首憶羊公

五色薔薇

春來百花次第發紅白無數競芳菲解向人間占五色風流不盡是薔薇

黃薔薇

綠葉黃花相映深。水邊臺畔結浮陰。何人解賞傾城態。一笑春風與萬金。

嶰林

已看秀色動高林。會見翛翛滿翠岑。不學渭川千畝富。欲聞嶰谷鳳凰音。

杜鵑花

嫩紅輕紫仙姿貴。合是山中寂寞開。九陌風塵肯相顧。可憐空使下山來。

公是集卷二十九

七言絕句

閣後叢篠中自生梧桐手封殖之因作口號呈范七王八二閣老

常詠椅桐待高鳳忽經阿閣見孫枝朝恩未放江湖去更看亭亭百尺時

種梧桐

欲種梧桐滿碧軒春風岑寂映琴樽雖未能令丹鳳至要須長絕衆禽喧山僧說百鳥莫棲梧桐避鳳凰驗之頗然古無此論也

別永叔後記事

醉中不記別君時臥載征車南向馳驚覺尚疑君在側滿身明月正相隨

卽事

梅醬稀疎無賸白柳眉繁弱未全青牆頭紅杏春多少醉看愁吟意總醒

寒廬

洞庭木落風霜秋兼葭處處使人愁可憐一見京塵裏卻憶孤槎天際浮

呈主人二首

世上年華似車轂俗中形態若樊籠解開絳帳陳紅粉何必通儒獨馬融

雨催春意苦無多柳色花香奈汝何誰舉一樽屬明月小垂手舞緩聲歌

迎春花二首

穠李繁桃刮眼明東風先入九重城黃花翠蔓無人顧浪得迎春世上名

沈沈華省鎖紅塵忽地花枝覺歲新爲問名園最深處不知迎得幾多春

自淮南移天平兼西路安撫使六月五日初入東界得快雨是時齊魯久旱欣然作小詩示放奉世等聊志一時意耳

東郊問俗擁征轅天與爲霖破鬱煩慙愧泰山雲觸石誤疑刺史雨隨軒

假師驛觀先帝所植兩松及錢丞相壁記

華封耆老望車塵故以青松祝聖人雲去帝鄉桑變海舊枝重疊長龍鱗

十二月二日

十月黃河冰未澌柳條若若草離離寒蛩逐馬聲相續都似江南秋半時

便坐廷中稆生嘉禾兩本因成二十八字呈同僚諸君

報政三年愧魯公將何歸奏未央宮便廷嘉穀知天意因得從容賀歲豐

卽事二首

長日熏風春欲回。啼鶯鳴鳩亂相催。不嫌柳絮都飛盡。惜許酴釄取次開。

白社不知天上樂。殘芳可惜逐東風。誰家酴釄花正發。走馬平明看醉翁。

種花五首

粉蕚朱華俱滿叢。鶯喧蝶舞亂春風。前年手種今年看。自覺淹留已老翁。

弱柳海棠雖晚栽。翠眉紅臉已齊開。蜀姬豔色巴姬舞。併送春愁入眼來。

長愛武陵溪上人。種花無數碧溪濱。莫輕野客時情薄。看盡靈桃歲歲春。

行遶新芳不擬回。春光二月已全催。江南寒食饒風雨。未落應須日日來。

憶昔空園今作林。牆頭枕上總成陰。廢興人事非天意。時暫紛華亦賞心。

探花郎送花坐中與鄰幾戲作七首

兩郎探花如顧山。紅紫黃白俱可憐。春風過此卽埽地。爾復碌碌慰眼前。

兩郎放蕩不自羈。春物寂寥寧得知。能讀離騷飲美酒。頭白江翁殊復奇。

春服始成天氣新。沂水風起如魚鱗。由來舞詠吾與點。童子與公凡幾人。

眼昏頭白老馮唐。三十餘年離舉場。春色年年在瓊苑。曾經十牓探花郎。

湊洧芍藥堂背萱濃紅柔綠相映繁。鄭衞之風久寂寞。坐無詩翁誰使言。

酴醾薔薇香最奇古人不聞今始知世間此輩復何限零落深林方足悲
牡丹開盡羣芳少紅藥丹萱亦可憐眼看春事已如此有酒不飲詎爲賢

桃花三首

清露濃霞滿眼春攀香弄影地無塵仙源一入吾將老不學武陵溪上人
碧海仙山拂太微春風蟠木發瑤池人間日月知多少坐見高花爛漫時
小樓西望那人家出屋香梢幾樹花只恐東風能作惡亂紅如雨墮牕紗

聞御試畢寄同人

鵬欲圖南魚戴角風雲變化不踰時誰知遁世聱牙者翻覆西牕數局棋

贈省判沈郎中君家書二萬卷皆精緒也

休文零落向千年一世風流幾許傳錦袋牙籤二萬卷羨君能似昔人賢

在北得家書

論從定約欲車回笑領雙魚手自開便覺長安近于日不聞人自日邊來

奉天門觀汝水

流水回還縈雉堞亂山蒼翠擁層樓會將綠蟻捐長日幸有高風送麥秋

崑丘臺

重巒似欲學層城。上有帝宮人不行。訪古尋幽復觀化。垂楊生肘未曾驚。

洪澤阻風

風振蒼山海逆流。扁舟未濟使人愁。聊把釣竿消永日。溪翁沙鷺共悠悠。

時會堂二首

雪霽蒼山未有塵。陽崖氣色已含春。不關南國年芳早。自爲東藩欲貢新。

江湧岷山萬里來。地蟠崑嶺百尋開。故移蒙頂延年味。共獻無窮甘露杯。

十二月雷後作

臘破春光逼眼來。暄風膏雨雜輕雷。黑貂已敝京塵裏。興發猶堪貰酒杯。

寄賀隱直捷開封府解

高士何須輕主簿。客星今欲上靈槎。題名趁取臺中舊。前後龍頭屬當家。

開張給事倍道兼程已過古北戲作七言

叱馭勤王肯暫留。邊沙朔雪犯貂裘。飛黃一日須千里。應笑迂儒騎土牛。

雷雨

寂寞荒居草木深。商歌猶足玩愁霖。仰頭笑問豐隆苦。亦未妨人倚杜吟。

機棚

蠶影吒挲竿影直雪中霜裏伴松筠可憐憔悴凌雲色還是昂藏獨立人

江梅

江南誰折一枝春玉骨冰膚畫不眞撩亂淸香隨驛使塵埃滿眼正愁人

觀兒童逐兎輒失之戲呈希元二首

碧眼兒童誇絕倫競馳犇兎蹙飛塵俯身捷下重岡去空聽弦歌不見人

滿目蒼山宿草衰雪殘深谷正多岐莫將弓箭窮飛走笑殺黃鬚鄴下兒寶相州人髭亦黃

初出古北口大風

我持漢節議和親北上邊關極海濱宜有鬼神陰受命勁風來埽幕南塵

十二月十二日齋祠西太一宮是日大風

絳闕碧城天與通世間惟望氣渾融神仙定與塵埃隔自怪來時亦馭風

和聖俞逢賣梅花五首

送臘迎年越嶺梅幾時隨驛過江來上林桃杏矜顏色已老東風寂寞開

三月都城雪卷沙幽芳偏恨雜羣花九衢何處江南客一笑相知越女家

東阡北陌競春游弄雪翻雲爲少留落去能無怨羌笛折來端是亂鄉愁

安得繁英種滿園風前月下共方樽放歌起舞濃陰裏長使淸香濯醉魂

可憐風雨逼流陰。無奈芳菲惱客心。暫引江南春入眼。不辭多擲袖中金。

觀城上梅花憶和

城頭梅樹花初發。每到花前憶刻中。白水碧山應不少。與誰攜手過春風。

送張譯歸

雪霜載塗春欲晞。江流水駐君北歸。南方遐夐久共住。可憐不及雙鳧飛。

小園春日

草色初新柳帶長。宿烟清露濕朝陽。東山雲起西山碧。南舍花開北舍香。

寄東平侍讀叔平侍郎

曲榭層臺花木深。春風千騎盛登臨。高山流水非無意。正得君來慰我心。

上巳不赴金明集招鄰幾談

樓船旗鼓颺春風。曲水浮觴一醉同。窮巷誰憐車馬絕。蕭條相對兩衰翁。

梅雨

無窮雲霧濕梅天。終日昏昏只欲眠。髀肉生圓頭髮白。強尋高處望山川。

詔賜御書稽古兩字作口號示子弟

毛玠素屏非俗物。韓稜寶劍得龍淵。謨明敢與皐陶比。稽古虛參堯舜篇。於時予知貢舉。又紀察刑獄。

秋晚雨中隱几偶書寄聖俞五首

秋雲欺日不得光。西風送雨寒蒼茫。北來鴻雁翅羽濕。那能自致凌天翔。
如聞蠻服愚弄兵。凶酋恃險愁孤城。軍書插羽懼不急。安得良術吹天晴。
窮秋未窮草木衰。里人過半單裳衣。谷中吹律不可待。上天愛日何時輝。
我欲乘桴渡南溟。手攜水伯趨蓬瀛。秋來雨多蛟蜃喜。滿目愁見風濤生。
安得獨上崑崙巔。側身常近清陽邊。氛妖墮散昏墊解。使我目朗心蕭然。

羊角風

我似靈鯤初化鵬。徑辭北海向南溟。可煩更借扶搖力。已度皇蘭望紫庭。

觀梅櫻桃

梅花欲落櫻桃盛。白雪彤霞各自愁。腸斷黃蜂與粉蝶。東園來去不知休。

潞河

飲馬長安行且謠。雕鞍金勒映春朝。潞河正月冰都盡。不惜障泥走度橋。在長城南

陳勝

夥涉矜豪欣據陳。力崇司過督羣臣。欲將燕雀輕天下。自使侯王不復親。

客寄天台月桂子

天上仙人月裏栽。無端飄逐海風來。可能種作千尋樹。歲看高花爛漫開。

辛卯十二月同持國游會靈觀各賦詩後一年會靈燒高下俱盡天子爲先朝所爲不忍廢復治集禧略放渭陽帝祠制度五嶽同宇毋乏事而已不能如向之鉅麗也戊戌十二月以事過謁祠下作七言寄持國

白玉五城十二樓。還曾同作采眞游。重來無復壺中景。惟見蒼林鎖碧流。

戲成一首

參差翠嶂坐中分。斷續流泉盡日聞。何異高唐與巫峽。夢餘眞復有朝雲。

雜詩三首

大梁公子樂邯鄲。愛士能從市井間。雖詫平原傾食客。魯連猶蹈海濱還。

季長誕節薄拘儒。俳笑紛紜絳帳居。爲問從來三輔士。幾人門下撇衣裾。

天祿先生空白頭。時時好事載書游。滑稽不及鴟夷輩。寂寞端成淑德侯。

絕句

青苔滿地初晴後。綠樹無人晝夢餘。惟有南風舊相識。偸開門戶又翻書。

彭城先輩未披奇采早飲雋聲遺詩寄答二首

清門早日映朝端。俊域于今有二難。虹氣韞來徒想玉。國香聞處已知蘭。

劍池夜久光芒緊夢草春深景象寬寄惠新詩仍過此濡毫容易報琅玕

朝日偶作呈友人

漸知春意入城來向午池冰已半開和氣滿天眞可望憑君須上最高臺

榴花洞

熏風四月羣芳歇火玉燒枝拂露華偶坐清陰人不到白鬚道士進流霞

和永叔宿齋太廟聞鶯二韻

碧樹凋零滿眼秋黃鸝飛去使人愁翰林仙老齋房客猶恨人間歲月流

題庭前藥欄

宿雨初晴曉尚寒士膏欲動未全乾碧萱紅藥饒情態泄漏春光已滿欄

壺公祠送別

塵世紛紛多別離一攀庭樹欲沾衣不知何故壺中叟能棄人間不復歸

山中作

空山日午東風起積雪半消巖下池逐勝不知芳草遠長謠石上失回期

淨土院從王伯初飲呈座人

雪滿春城幽興長放歌起舞盡君觴幸憐犀首飲無事不怪次公醒亦狂

飲子華家醉翁不來因令鸞英彈醉思仙

翠眉紅袖拜尊前撩弄春聲入四弦坐少車公還不樂爲君重奏醉思仙

月下

蠐螬滴露侵石垣松檜吟風如澗泉夕夢未窮山路遠自疑乘月弄潺湲

城南雜題

當日龍船校五兵旋開池沼學昆明邇來封禪和平久舊地分教百姓耕 講武池

垂楊冉冉籠清瀠細草茸茸覆路沙長閉園門人不入禁渠流出雨殘花 玉津園

盤姍不稱三公位掩抑空妨數畝庭只有老僧偏愛惜倩人圖畫作書屏 短槐在水陸院

早時風景愛東吳一到京師與益疎偶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 水寺

芙蓉池

綠華青蓋滿方塘雨灑風吹著處香淨埽釣磯雙樹下醉敲涼枕弄秋光

憶和

楚澤茫茫白芷生春風紅樹語流鶯高樓不見千巖路落日空含萬里情

嘯亭雨後

風捲高花舞成雪雨濕芳草綠侵雲層軒獨立時惆悵淮北春光過五分

西楚

楚割淮西自不輕元王賓客亦洪生重捐醴酒迷高士末路翻亡五十城

袁本初

橫刀長揖紫廷中健者寧須屬董公鄙塢然臍直假手始知天下有英雄

魏文帝

江水由來一帶橫魏文何事畏疑城不應天意分南北自是無人敢請纓

武皇

武皇英氣古無儔解道平城遺朕憂汗血龍媒十八萬單于臺下獵清秋

后土廟瓊花廟吏云今年開花絕少比舊歲憔悴

繁香簇簇三株樹冷豔飄飄六出霙移植天中來幾月欲看憔悴老江城

送張奕進士歸廣德省親

南北旅遊三十年相逢依舊孝廉船千鍾不洎今吾老羨爾歸安二頃田

自淮南遷東平移后土廟瓊花植于濯纓亭此花天下獨一株爾永叔爲揚州作無雙亭以賞之彼人別號八仙花也或云李衛公所賦玉蘂花卽此聊以小詩記其所從來

海內無雙玉蘂花異時來自八仙家魯人得此天中樹乞與春風賞物華

董相

江都治後徙膠西衰老諸侯等棄之爲問平津相天下尚開東閣欲賓誰

白登

白登計祕自堪羞相印猶歸曲逆侯安用熊羆三十萬平城遺有子孫憂武帝詔曰先帝遺朕平城之憂

鎖宿禮部中夜口號

浮雲不動月微明錦帳香寒夢易驚猶覺春風花未發獨聞宮漏出重城

題送客亭別任迥

北飛鴻鴈南飛燕擾擾俱非自在身莫向孤亭南北望野花江草最愁人

送魏廣祕校同年

羨君歸著老萊衣風雨紛紜欲別時會是東堂許爲友自憐扶路不勝悲

風雨

人生老去自多憂索索逢春卻似秋過盡百花初不省何須風雨更添愁

山光寺

隋家昔日歌舞地荒草滿庭烟霧深猶有老松長百尺悲風來動海潮音

答張安內翰見贈二絕

雲鵬自合縱天池。鳷鵲寧嫌寄一枝。適往蚤聞仙老辨。解嘲聊慰俗人嗤。

玉蠹階側鳳池邊。接武嚴徐愧昔賢。天驥絕塵方萬里。知君不顧繞朝鞭。

答阮逸中允

天後天先隱姓名。曾聞注易動公卿。窮愁不得無編述。慙愧刪詩取正聲。

小桃

鳴鳩喚雨天色變。遲日烘雲花意催。一日出遊三日醉。自知慙負小桃開。

和趙七得屯田郎

童稚聞君賦上林。校讎偏愧接華簪。朝廷禮樂推先進。莫歎郎潛佩肘金。

公是集卷三十

制誥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素可諫議大夫

朕臨御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乂安元元蒙福而往者戎狄窺間緣隙時入爲暴患皆在守圉之臣文不能附衆武不足威敵使貪暴之民震驚朕師具官王素假節剖符居邊三年內鎭撫百姓外教戰士令行禁止惠于鰥寡爰及疆外羈縻之國咸懷服集不失朝貢中國以安朝廷益尊此蓋衞之勳也詩不云乎大邦維翰其議遷秩升于諫列以慰吏士出車東山之思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事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古之禮珪璋特達而璧琮有藉寶非不同也所從用之異豈惟寶哉士亦宜然育用文學進有以自見林宗由吏材選稱于知已夫蓬丘圖書之府廷尉法理之本往爲之屬各踐爾位思所以報毋墮而守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漣水軍錄事參軍

天下無事人得養老長幼修孝悌之行甚善而猶惡民起爲盜賊奪攘以侵擾之郡縣所患者也汝以邑尉捕擊如律尙書條上閥閱遷爾紀曹祇服明命益思自奮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馬鈐轄時明可文思使

執干戈典兵馬之臣當以戰多勇功受賞于朝而但累歲月計資敘以此取高位壯士之恥也然今天下又安士無所試其能故偏裨將帥例以恩進遷爾使列以觀來效爾亦毋謂易而得之因易而守之盍亦竭節顧義思所以報國者乎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曩者朕親祀清廟推恩延賞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士置之仕籍今丞相以淵等聞夫與吾陶冶萬物長育人材者非丞相歟何惜一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其愼所履毋辱已知

內殿崇班唐詢可內殿承制

邊吏欲其奉法守職以安吾民而不欲其徼功興事以撓王略也故歲滿無負者輒遷其秩爾有治狀協于賞格進承制命無墮常守

定武軍節度推官衞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推官沈披可衞尉寺丞

昔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材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今州郡從事皆吏部旨授然其試之臨政而不苟察之行已而有立亦皆一時之選也故吾亦且命以九卿之屬使漸而升于朝觀與披也既歷試于外又亟稱于知已得人之聲庶必能勉焉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食邑五百戶賜推忠佐理功臣

朕承七廟之光繼三聖之緒惟愼祀時享未足副盛德委事有司未足盡誠孝故稽曠典歷吉日親率公卿躬執豆籩昭見祖宗並受祉福若乃裒時之對申錫無疆天寓之內莫不受慶而況一二耄老肅雍顯相者乎具官曾公亮德器渾厚智謨閎達予欲觀于雅頌參玄鳥清廟之詩以追孝于前人汝明予欲謹于王事極四海九州之美以備物于大饗汝圖予欲時和年豐以薦厥嘉生登黍稷之馨汝翊予欲制禮協樂以對越太室交神人之雍汝助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進階中朝頒爵上公衍食加田勒忠甲令使百執事粲然皆知輔德致治之報焉不其偉歟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自周以來稷爲大官今吾非廢稷不務也而官益輕豈居其職者未能勉乎具官林洙資稟通裕臨履修潔擢正卿位尚宜其事昔乃先正實領大農之任以迪文考今年穀未充邊人望哺爾其勤身敏行無忝名實予以勸穡劭民庶有賴焉濟爾世美不其多乎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監察御史裏行

御史執憲轂下紀綱國體非雅亮勁正之士不足參論議廣聰明拯與景初吾所信也使之愼簡厥僚必皆其人而拯也以起聞景初也以夢臣可稽之閤閱察之望譽人咸曰允哉予甚嘉之夫鑒以明故可正容繩以直故可形枉毋勤小補而遺大體毋忽近務而隳常守事君盡禮其可以報知己乎

屯田員外郎胡宿除都官員外郎

朝廷鎮撫四夷。以綏中國。貴于息民而不務佳兵。故常敕邊吏。毋邀奇功。五嶺已南。蠻夷雜居。其俗剽悍。尤爲易動。而桂州一都會也。前通州軍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胡揆。承用詔旨。悉心弭事。終揆之任。恬然無虞。亦可謂善吏。能宣明威信者矣。夫守邊之患。常在見小利不達大體。以侵迫驅奪之爲。故至大亂。始憂吾民。則若揆者。不可以不賞也。稍增其秩。以示褒寵。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岐畢。吾西土也。被山帶河。百二之險。而有昆夷之虞。燕亳。吾北土也。平原廣牧。四戰之地。而有獫狁之警。贍足兵食。綱領郡縣。將命宣指。甚難其人。具官傅求。明智敏察。表以文雅。具官周沆。深中篤厚。居以名檢。並委節傳。分按州郡。皆有述職之勤。美俗之風。夫較攷陟明。其來尚矣。或正諫省之列。或遷夏卿之屬。所以褒善勸能。爾其欽哉。

司門員外郎張鞏可開封府推官

京師者。舉衆大之辭名之者也。風俗雜而獄市繁。治稱浩穰。吾令襄爲尹。急吏緩民。甚有文理。其僚虛席。思得敏才。以左右之。具官張鞏。嘗使行河。決川滁源。衆工胥作。輓漕以通。其精力幹用。效在已試。俾贊輦轂之政。尚克有立。夫都邑翼翼。四方是則。無習苟且。達道干譽。則予一人汝嘉。

太子中舍通判衡州張兌可殿中丞

郡有倅貳。關決衆務。所以優民事。示重愼也。俗吏不察大體。而矜勢怙權。以爭重輕。吏民反苦之。甚非朝廷意。爾居職自若。奏課亦善。通籍循省。以疇歲勞。方天之休。爾其勗哉。

兵部員外郎張中庸可開封判官

京師衆大之居。其俗具五方而諸侯所視法也。號稱難治。蓋自古記之。爲之尹者。專用擊斷。則網密俗敝。崇之以寬。則威信不立。故常擇精明疏通之人。以參其職。具官張中庸。材劇而用博。行修而志堅。處煩決疑。必有餘裕。俾贊浩穰之政。當適寬猛之中。根本之地。爾惟欽哉。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

財賦大計。一出于民。取之窘則用不足。然而民逸。取之多則用有餘。然而民困。此三司之難也。術不能通輕重。智不能調盈虛。則吾不以爲之僚。具官李碩。嘗以名字典郡。風采奉使。敏以爲政。精于檢下。所到而治。有迹可紀。使之參計耗登。贊舉籌策。庶可以不傷財不害民乎。往卽會府。毋乏乃事。

龍圖閣直學士趙師民包拯刑部郎中

任莫重于有土。功莫美于宜民。故周設加地進律之典。而漢著增秩賜金之令。以勸能者。朕折衷焉。拯識清氣勁。直而不撓。凜乎有歲寒之操。師民經明行修。敏而好學。浩乎若天府之富。俱備顧問。並參法從。屢獻切直之議。講聞絕出之業。而勤請爲郡。期于報政。曾未期月。翕然治聲。昔望之自以諫臣恥于補外。而襲勝進以儒者寄于撥煩。我圖傑材。無愧往哲。宜程功次之久。俾踐刑曹之屬。褒善陟明。孚我休命。

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包拯加上輕車都尉食邑

祀者國之大事也而祫又加大焉朕既親饗祖考承致多福慶賜所被自公卿大夫六師庶衞執干戈之人外薄四海罔不畢及搢紳歡呼士卒鼓藻其調度費用一出大農固亦勤矣某強志盡瘁夙夜匪懈任重權專不可以非理撓使吏謹其職下安其業民不加賦而國有餘財以成朝廷之大禮可無褒乎古者敘六勳之等藏乎天府者固以旌有勞頒五爵之封衍以眞食者固以優有德有司其明按舊事申錫休命以稱朕意

程戡檢校太傅宣徽南院使判延州

西戎卽叙方外無警然而襟帶之地重兵所集欲守衞中國宣明威信非股肱舊德帷幄宿望豈足與朕同西顧之憂哉某識量閎博猷爲靖密政事之幹長于治人忠厚之誠形于事上陟降二府勤勞歷年所以翊亮國體裁成機略爲益多矣其誰間然乃者辭劇就閒委權謝事雖嘉沖尚之意俾遠侍從之列而風力克壯問譽攸屬方且修邊備以憺遠俗豈宜輟老謀以忽外慮參榮四貴視秩三師衍以爰田之封畀以元戎之寄文武惟憲爾其勉焉

龍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置轉運判官

國家兼覆寓內疆理天下分立州邑十有八路惟吏之不平民之失職政之頗類獄之糾紛未能獨察也故設糾虔之司使奉欽恤之寄專屬朝宗貳以武吏誠欲審疑察枉釋冤決滯納民于不冤流化于無訟

而武吏或起世家。或由軍功。文墨期會。未必深究監司背項。適增其繁。夫非其習而望其效。達其方而冀其功。不亦難乎。其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令樞密院勘會。已及二年者。即令赴闕。未及二年者。與就移合入差遣。及于河北。河東。陝西緣邊兵馬多處。相度添置路分都監。以次補用。庶幾人盡所長。官不虛受。夫轉運使之任。所寄耳目。治財賦集事功也。江南東西。荊湖南北。廣南東西。福建。益梓利夔等十一路。此其去京師。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或跨帶山海。嶇崎蠻夷。而皆一員主之。處則無與參慮。出則無與僇力。設有緩急之警。調輸之煩。機會一失。民受其敝。甚非豫慮先事之策。其各增置轉運判官一員。以三年爲一任。選差第二任以上知州資序人。候一任滿日。提點刑獄差遣。初入知州及第任通判資序人。候滿兩任日。與提點刑獄差遣。若居部無狀。隳職敗事。亦重行其罰。蓋士常患任之不當其材。無以見長。用之不久其任。無以見功。今朕別異文武。使得自試。選擢賢能。使得次進。吾于士大夫可謂無負矣。其各竭力悉心。勉成功名。布告中外。咸諭朕意。

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具官張鑄。履尚夷粹。足以檢俗。精力強敏。足以濟物。而能顧禮畏義。願上印綬。朕閔勞以官職之煩。今聽其請。夫佚老之士。雖不能輸力于朝。其矯厲風節。不亦過絕保祿持寵不知止者乎。俾列九卿。以榮其歸。祇若休命。思底終譽。

無爲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控搏祿利者至于遷籍損年飾貌匿衰以緩退休之期爾齒未耄仕無缺行能決于去庸非廉乎自下郡掾升東宮屬歸安鄉閭足爲榮觀矣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仕前岳州平江縣張正已可大理寺丞致仕

年至還政典也而貪祿者或不能止能止者皆好禮者也至于以廉自嘉者有不待年去矣今永也禮而正已也廉忽而不錄何以慰其予弟之心或升籍朝閨或丞事卿寺歸榮鄉閭以樂暮齒

韓通贈中書令

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循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周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衞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定交霸府委質前朝荷戈共歷于艱貞錫壤迭分于戎律朕以三靈眵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勳方疇異渥蒼黃遇害良用憮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潛龍之舊

皇伯故右武衞大將軍漢州團練使世榮可特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

敕禮以稱情而立文榮以哀死而加厚贈卹之典在于有司具官某地近屬尊身修行治翊翔臺仕表儀公姓內聯環衞之嚴外假州符之重奄至大故未究營途眷言悼傷良用惻楚追貤廉車之秩仍疏侯社之封尚其有知對越休命可

皇叔故右武衞大將軍漢州刺史叔豹可特贈夔州觀察使追封雲安侯

敕具官某贈襚之典古有加等所以追貤材德而示愍卹也我朝緣惇睦之恩崇哀榮之册褒贈宗室厥

有異數。以某託居近屬。生有懿行。開環衛之幕府。領名城之符章。惜其不永遐齡。遽違昭世。追錫廉車之寵。仍啓侯社之封。眷惟有知。歆此休命。可。

皇叔故右監門衛大將軍叔奢可贈濟州防禦使追封濟陽侯

敕。具官某。莫遠具邇。公族之恩也。生榮沒哀。有司之事也。以某身居近屬。居有顯譽。未及修齡。遽辭昭世。愍焉傷悼。良以爲軫。建侯禦侮。是爲寵秩。濟陽之區。實爲奧壤。錫命幽岑。用甯潛魄。可。

皇伯故龍武軍大將軍滁州團練使世經可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

敕。具官某。公族之恩。莫遠具邇。雖有疵吝。粲而不殊。某庇職環尹。領符要郡。不淑而天。良用惻悼。追崇贈典。申錫休命。防禦廣平。因授侯印。泉壤有知。歆此光寵。可。

皇叔右武衛大將軍忻州刺史世枚。皇叔右武衛大將軍舒州團練使叔婼。並可贈觀察使。追封侯。

敕。生著令譽。沒有餘榮。所以好善而不忘。觀功而無忽。矧吾近屬。宜有嘉寵。具官某等。謹身自修。學古敏志。爲宗室之令望。若都士之素守。夭閼不淑。愍悼良深。廉車按俗之名。茅土賜國之貴。俾推贈典。併示優恩。尙其有知。膺此殊渥。可。

皇兄故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穎可特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

敕。莫遠具邇。所以厚睦族之恩。生榮沒哀。所之隆宜賵之禮。眷惟近屬。庸有加等。具官某。資性好善。始終

寡尤享年不永早世無祿與悼于再思有以稱偉崇邮典下慰九泉使廳領州之盛侯印啓封之貴併疏密章用光壤戶可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孝妻某氏可封仁和縣君

常棣之詩其輯之亂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知其爲治內之本也今夫宗婦有湯沐之邑封君之號此其所以稱宜且樂不亦光大章顯乎具官克孝妻某氏憑慶良奧作嬪懿近柔靜之操足儀閨壺莊肅之風能承祭祀俾疏列壤且擇令名尚無懈于夙夜思能對于休寵

參知政事程戡曾祖守瓌贈太子少保

德厚者流廣德薄者流狹朕親建配天之祀對越祖考而股肱大臣恩不及三世則非重本追遠之義也某以鴻漸之翼屈歌之政治加其民而攄蘊不盡教施其族而慶鍾方遠肆爾曾孫毗予大政朕嘉與之同德協義不承宗廟故若稽貴始之典推本貽謀之實且欲申人後之寵教天下以孝褒加愍册列于孤卿九原而有知也其尚榮我不顯休命乎

曾祖母某氏追封郡太夫人

迺者朕以戡有英濟之器謨明之望故選于衆置諸丞弼而中外翕然咸以爲宜夫源深者其流永根固者其枝茂朕以此知程氏之世家聲壺彝必有積仁累慶歿而不朽者矣夫用人之子遺人之先豈示民訓俗之道哉戡于國制得贈三代故以褕狄顯而廟室和氣猶存歆後于有

祖某贈太子少傅

人之情爲父祖則欲其子孫之貴爲子孫則欲其父祖之榮朕所矜式大臣表顯先正申錫異數追加寵爵庶曰有以慰其孝思乎某處幽履素抱德懷和才能見遺于時文采不表于世然而于公仁恕高門有待太邱道廣奕葉方起不有褒崇之册豈稱燕貽之心哉有司其判密章以少傅之顧祿之雖哉哀往奉先可以無憾也

妻曹氏追封安定郡夫人

召南歌賢者風而鵲巢美夫人之德此言朝廷之教必先始于近而公侯之貴得以榮其家也某氏生于茂族有溫惠淑懿之稟歸于君子有夙夜警戒之益夫善同者報等體敵者禮均今哉積德累行參榮宰路而其妻卑服命號未之能稱則禮有不答豈典也哉詩不云乎如山如河象服是宜期疏善郡之封以章有家之慶

曾祖母平原郡太夫人田氏追封某國太夫人

樞機之任下所具瞻必使澤副其爵服稱其禮而後可以一統類美風俗矣故吾于股肱之良加禮貌之重申錫寵數逮于曾門某氏具體聖善作嬪良家奥宮無違梱教兼備既成蕃衍之祉實啓燕翼之訓肆其裔孫服在存輔原鍾慶于有後知積善之攸從俾疏大國之封以極小君之寵襚服愆榮泥書密章足以光賁泉壤流美厥後矣

祖太子少傅思義贈太子太傅

卿士之孝念祖修已則福祿從之朝廷之選尚賢報功而典教備焉若其不懈于位無忝所生膺受光寵增益天秩宜徇追遠之志以著率親之典某德操昭融業履純茂久幽而不改有聞而無聲乃其元孫嗣承休緒陟降四輔之密左右萬事之微懿厥勳勞既覃三錫之命推夫燕翼實有先世之謀是宜崇飾慇章增貴幽宓陟春宮前傅之烈茂宗彝時享之華志氣尚存膺我休寵

祖母彭城郡太夫人劉氏追封某國太夫人

朕聞自仁率親至于祖而義備立愛廣孝始于家而道遠然惟位崇者可以充其數德盛者可以如其志眷吾鼎臣進執機柄俾增寵命以副具瞻某氏幽閒挺操婉嬪成德珩珮之節光乎女圖山河之質宜是象服雖假褕翟之寵領湯沐之封未從開國之崇尚觖宜孫之慶函疏奧壤薦錫慇章庸俾寵光增貴泉路

母京兆郡太夫人王氏追封某國太夫人

褕翟小君之命湯沐六郡之封王澤下流國人稱願在乎多士可謂盛矣其有梱教甚茂子貴增進薦錫寵章以輔孝治某氏淑慎之質稟乎天性柔順之美居爲少師委蛇山河之德積累閨壺之慶雖萬鍾之養弗待而二南之風藹存是宜疏成國之榮加縗服之貴將俾海內化母慈之善廷臣懷子養之極往告其室尚茲欵顧

祖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楚王彬封吳王

古之禮于異姓固重矣而況國有大祀恩被天下而椒房之貴別子之宗積善遺德鍾美儲慶而無漏泉之澤及祖之榮則非王者之智矣某元精所生佐命之首昔王業始基國命猶跼而能宣力股肱敬屆吳蜀謀無遺策忠協成算外之濟于城之安內之保帷幄之勝功兼三傑聲冠羣后朕躬執圭瓚親祀太室觀于庭享之列籍于景鑊之銘慨然敘不朽之迹與可作之感雖哀榮義極褒禮備猶欲追以義王之封稱茲元勳之舊吳大國也尚云享之

祕書丞范純仁父仲淹贈吏部尚書

朕親執圭瓚昭見祖考還御端門發號施慶昭天漏泉恩靡不逮誠欲慰士大夫立身揚名奉先追遠之思況王室舊德功在盟府者乎某英亮特達宏正深雅文學自奮忠義事上故入贊機政出董邊師朝廷以尊四裔畏之可謂股肱心膂大臣之表矣不幸早世棟折梁壞靈然傷之至今不忘聞其有後庶能濟美夫積善必報顯親無遠追命之典自春秋固行矣苟可以旌忠臣之節申孝子之感豈非崇勵風教通于神明者乎其以天官冢卿告其封樹

公是集卷三十一

奏疏

上仁宗論辨邪正

臣伏蒙聖造。擢居儒館。雖步履尚艱。稍稽入覲。屢得寬告。跧跼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伸報塞。而事頗紛綜。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抑塵天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官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脈也。體若具備。方能成人。爲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陽不能成國者。正如爲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脈不和。則爲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爲害矣。體之不和。爲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爲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贊萬幾。爲國大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羣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羣有司安得而和哉。羣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爲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人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尚書皐陶

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周武王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議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亹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家享祚于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爲右相周勃爲左相勃既誅諸呂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爲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茲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爲任安肯互相推薦爲國遠慮如是之切而不自爭勝耶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世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效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爭于官府或辨列于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彊自牽合終或乖戾互相厭苦陰肆傾擠門下賓朋助爲搖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拏忿逞私憾之譬何啻公家之事既行于下人不悅服而不肯亹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弊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而誤用李逢吉爲相逢吉大奸邪姝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六子者興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謠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尋至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攜爲相爭黃巢邀請節旄事攜以畋語至切遂拂袂授硯而起喧于都下然衆議畋語爲是攜議爲非時議用宰相王鐸爲都統出討黃巢

攜大不悅。益固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黃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已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爲慮。而僖宗不明。終用攜議。黃巢大怒。擁衆百萬。自嶺表橫行天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溫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號大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已。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翦弱王室。覆亡宗社。爲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謂賈禍召亂。爲國家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疾。可以喪其生也。至于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外羣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亦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脈之疾。安得謂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龐。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昔賢又以烹調鼎鼐。更張琴瑟。操執轡馭。合煉藥石。設于方以爲喻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爲主也。爲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審其所擇也。夫內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竝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侔。動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安可得耶。安可幸而致耶。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竝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則小人必勝。君子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則陰陽交結。互爲朋蔽。駕虛鼓扇。白黑雜糅。千岐萬轍。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

後能已也小人既勝則益復肆毒于良善梟心虺志無所不爲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爲亂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于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爲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咎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爲既與君子相反戾則安可使之竝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爲明矣至于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于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纘服未久勤勞已至更望致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所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爲惡人所譽者未必爲善人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于進退善惡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不才而舍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疎踰戚可不愼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

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不可不謂之出于衆議。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奸人朋比毀正舉邪。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舍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懼之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如孟子之辭。嘗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于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陛下也。若詢及奸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爲至難。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爲難。況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陛下。可不慎之又慎之。大抵有天下。得人可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遂繫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說焉。其有在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從僻左之外。起于衰病之中。祇是念其舊人。授以國鈞。辭不獲免。夙夜驚惶。若非旁假衆賢。共成大政。則臣虛薄老朽。立見敗事。夫四海至廣。萬幾至煩。更藉天下之才。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陛下持古鑑今。選賢與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惟聖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論邪正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疎而遠之至于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聚于朝則奸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于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不深察也臣伏觀朝廷太平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非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樹私亦有循默自守不能爲善又不敢爲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姿鑑羣下所爲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愼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惟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易退也邪臣者惟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恥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疎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賈黯韓絳並乞補外此其人等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奸佞僥倖之雄因而競起此則分別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官侍從日夜思維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于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之不容也不勝其愚謹獻所聞惟賜采擇

論聽政

臣近曾密獻愚忠乞特降手詔諭與閤門前後殿聽政稍增數刻足以廣聰明收衆心未蒙采納伏念九

月以後。晝漏益短。日始東出。已涉辰初。比至百官起居二府奏事。逡巡俯仰。便及辰正。實恐羣臣因此請對稀少。習俗既成。下情壅隔。甚非陛下憂勤萬幾之意。臣謂自九月以後。用巳初爲限。三月以後。用辰正爲限。雖升降止于數刻之間。其于收斂羣情。已無量矣。臣又竊聞頃來奏事者。雖有可否。罕聞德音。君臣之情。亦似未通。且萬乘至尊。羣下至卑。以至卑接至尊。甚難也。皆攷據條制。齋戒沐浴。乃得一見。自以爲千載之遇。而曾不蒙少垂察問。盡其忠纏。則人人抑默。退而失望。臣願陛下延見上殿臣僚。仍賜委曲訪問。侍從之臣。則問以治體。言事之臣。則問以所言。財利之臣。則問以國計。守土之臣。則問以民俗。如此則朝廷得失。人情善惡。無不聞者矣。易曰。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臣忝近列。無補聰明。輒貢所聞。伏增戰恐。取進止。

上仁宗論睦親宅不當建神御殿

臣伏見古之正禮。諸侯不祖天子。公廟不可設于私家。所以明正統。尊一人也。今睦親宅興建神御殿。不合王制。不應經義。竊聞聖慈以天寒人勞。權罷役徒。臣謂若于禮當作。則不可以人勞之故而止。何則。祖宗至尊也。役徒至賤也。卹至賤之衆。而輟至尊之廟。非所以爲名也。若禮本不當作。則不如遂止之耳。何以權罷哉。伏乞令禮官詳議其事。使下不爽于名。上不愆于禮。

上仁宗論修商胡口

臣聞天有時。地有勢。民有力。聖王之建功謀事者。不與天分時。不與地分勢。不與民分力。則功成而事立。

今朝廷以河決商胡議必塞之臣竊謂過矣乃者霖雨淫溢山谷發泄經川橫潰或衝冒城郭此天時也澶魏之塌如商胡者多矣咸決而商胡獨敗此地勢也淮汝以西關陝以東數千里之間罹于水憂者甚則溺死不甚則流亡夫婦愁痛無所控告略計百萬人未聞朝廷有以振業之也而議塞河強疲病之餘以極其力乘殘耗之後以略其財重爲事而罰所不勝急爲期而誅所不至上則與天爭時下則與地爭勢此臣所謂過也臣聞河之爲患于中國久矣其在前代或塞或不塞今塞之爲仁不塞不爲不仁此有時而否者也以堯爲君以舜爲臣以禹爲司空十有三年而後僅能勝水患耳今朝廷之無禹明矣而欲以數月之間塞決河不權于時不察于民不亦甚乎議者以爲不塞河則冀州之水可哀甚不然夫河未決之時能使水不病冀州則已矣既決之後縣邑則已沒矣人民則已亡矣府庫則已喪矣雖塞河不能有救也今且縱水之所欲往而利導之其不能救與彼同而可以息民何嫌而不爲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夫中國者固四方之本也惟陛下與知道者慮之

上仁宗論天久不雨

臣伏以古今之通義主逸而臣勞陛下親聽萬幾日昃不倦與羣臣等勤矣今又聞以天下久不雨之故降服徹膳躬自暴露祓禳升壇禱祠達旦不寐此則聖躬之勞過于羣臣羣臣實未有及陛下者也臣竊聞之不勝其憂且水旱之數未可前測設復彌月連旬不如聖意陛下何能專以萬乘之體爲羣臣代勞哉如今萬一冒風寒霜露之苦有所不怡陛下當使誰受其責而宗廟社稷之憂獨在陛下陛下不可不

自愛也詩書百家聖賢精論皆曰人者天地之心人和則天地之和致矣近者大赦恩及四海解宿逋裁減常稅宥過除罪與之自新德厚如此和氣宜應而愆亢尤甚者臣之愚竊意今日政事所褒進所刑罰所施舍所廢置猶有未合人心不當天意者故令陰陽否隔也陛下誠少加聖恩延問正直日新其德則和氣可致時雨可望何必降服徹膳躬自暴露涉風寒霜露之險增宗廟社稷之憂非計之安者也陛下親羣臣百姓如子羣臣百姓望陛下如父父以子將失所之故深自克責不避災疾而子方宴然自若不可謂孝臣雖賤竊不勝犬馬之心又以謂救旱之術在彼不在此故敢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

論孟陽河公事

臣伏見軍巡院現勘孟陽河公事准中書劄子惟只取勘後來檢計官吏壕寨等臣竊聞衆議皆云相度此河本由楊佐所役人夫七八千人掘破丘墓百五十餘處生者勞敝死者暴露百姓怨痛謗議沸騰今捨佐不問專罪餘人未審出于聖意將由有司之誤以此斷獄恐不合人情況自正月以來和氣不應風雪爲沴人多死亡未必非政役失中刑罪乖當之變臣忝司刑獄既有所見不敢不陳其孟陽河公事伏乞斷自聖衷以相度者爲首檢計者爲從一例取勘重行貶黜少謝勞敝之衆粗慰暴露之魂且匹夫匹婦精誠有以動天伏望不以臣言爲迂取進止

論邊臣

臣伏以豫備不虞軍之善政曩者元昊畔亂西邊震驚騷動之患延被天下賴陛下神聖與宗廟之靈元

昊殄滅。國內多故。其子幼弱。委政舅氏。故邊鄙得以復安。百姓養老長幼。早寢宴起。此誠天道助善。中國之福也。然自爾以來。又十餘年矣。其子益壯。竊謂虎狼野心。未可待以不疑。設使一旦發狂。能爲風塵。而邊備少懈。又如曩時。甚非豫慮制勝之策。臣望朝庭申敕邊臣。常若寇至。城郭必固。甲兵必修。倉廩必實。賞罰必明。候望必謹。威信必立。使疆埸懍懍無可乘之隙。則邊患遠矣。頃者邊吏頗以飲食之費。役使之傭。得罪。即今武吏多不願臨邊。有不得已就職者。皆畏避微文。情不自聊。居常救過苟免而已。緩急恐不足以責效。又非所以明朝廷大體也。孫河呂溱。皆貴重之臣。有功名于時。猶以此見廢。設復有孟舒魏尙之徒。臣固知議者不能容之。此乃馮唐所以疑漢文帝不能用廉頗李牧也。鄉飲酒之禮。一獻百拜。其爲修慤至矣。然而終不可以治軍旅。則治軍旅者。姑亦取其大節而已。邊臣有材者寡。可用者少。臣願陛下容養此輩。闊略細過。無甚督以微法。使得樂職嗜事。展力效用。人人思報上恩。則折衝遠矣。臣所部不當邊劇。然而言此者。欲推明聖德駕馭智勇之一端。非敢爲邊吏游說也。不勝區區。取進止。

論張茂實

臣伏以爲國之道。防患于未然。遠嫌于萬一。所以安羣情。止邪謀也。伏聞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故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頗駭物聽。近者韓絳又以讒說傾宰相。重搖人心。則是一茂實之身。遠則爲小人所指目。近則爲羣臣所疑懼。雖聖心坦然。于物無猜。恐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惑也。假令茂實其心如丹。必無他腸。亦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憂也。如此則備宿衞。典兵馬。適足以啓天下之惑。動天

下之憂甚非重宗廟安臣民備萬一之計臣謂今日之宜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于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此最策之善者也昔王郎自稱劉子輿盧芳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僞未必皆有犯上之心但流言驅扇羣情眩惑使之然耳臣忝近列方當遠出心之所疑不敢不極論乞以臣言密付執政商量取進止

論元日合朔避寢太早

臣竊聞朝議以元旦合朔欲自二十一日避正殿臣以謂天明雖有可畏之道然亦當稽古率禮然後爲允按三代之典日食無豫避之事左氏傳稱避移時曾子問諸侯入門不得行禮者日食居其一此皆覩有變而戒非蚤備也先王制禮過之者猶不及其制法先時者與不及時者均貴得中而已漢唐素服寢兵卻朝會不視事及求直言大率皆在合朔之辰未有先時旬日者也兆憂太過春秋所譏今敵使來朝遠方觀禮舉措失中或輕爲所覘伏乞詳求舊典折衷于禮取進止

公是集卷三十二

奏疏

上仁宗論吳充不當以譴責禮生被逐

臣伏聞同知太常禮院吳充、鞫眞卿、並除知軍差遣館閣補郡。蓋是常事。資序之間。亦無重輕。今者在外論議皆云鞫眞卿曾因自陳先有指揮。而吳充只緣公事譴責禮生。以此迕旨。不審虛實。但此聲既布。此體可惜。何者。吳充官則博士。職則禮院。朝廷欲有與爲。詢求宜適。而胥吏輒敢擅發印狀。曾不稟問。此則豈惟輕侮吳充而已。實亦上忽詔旨。在于事體。不得不怪。而太常寺長官初不糾按。開封府受牒。又曲爲容庇。觀此首尾。乃是禮生可誅。太常寺可責。開封府可勑。而吳充可賞也。今既未然。禮生一以贖論。禮官隨而斥罷。自然衆情不能無惑也。朝廷久安。吏習因循。百司庶府。處處苟且。稍激厲振職。尚未有知。如何更行此事。恐淺近之徒。因以爲戒。且見吳充以振舉職事被譴。以譴勑胥吏被逐。不如苟且。豈不傷事。豈不害政哉。先王所以下酌民言。釋疑正謗。蓋爲此也。伏望神慈追正前命。臣初拜官謝恩。面蒙開許。有不便事。得以奏陳。奉承以還。不敢失墜。竊謂外間此議。實稱不便。

上仁宗論大臣不當排言者

臣昨聞吳充黜官馮京落職將謂其人所行實有過當所言實有不可是以觸忤聖意不蒙矜恕及于延和殿奏事面奉宣諭充乃是振職京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不覺憤悶前古以來惟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謫臣下今陛下慈仁好諫寬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不思將順聖意之美要須排逐言者今四方之人不知本末反謂陛下不能聽諫口謗腹誹所損不小且如此事陛下心所必恕中書卻欲必行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苟要作威驚動朝望今後雖有不公不直人不敢言得以利己得以罔上陛下不可不深察也臣按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者皆爲不忠陷于刑誅況今時人情遠不如古若聞陛下欲爲而牽于大臣大臣欲作威而不憚陛下則必相率背公向私奔競權門矣此風一動此勢一失是爲君與臣同國聖人之至戒也魯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由公子遂專權之應而洪範五行僭則常暘蒙則常風下侵上則山崩地震日月薄蝕如今者此事逆于倫理必恐感動陰陽或能遂致災旱風霧山崩地震日月之眚望陛下留神深察此言臣以淺近荷陛下厚恩不敢不報竊恨此一事近世未有臣雖口陳未能詳盡謹手書具奏以聞

再上仁宗論大臣不當排言者

臣前月十一日延和殿奏公事因論吳充馮京謫官本末面蒙宣諭云中書怒其直不與含容臣其時曾奏言若如此則大臣蔽君之明專君之權而擅作威福也必恐動感陰陽有地震日食風霧之異今臣竊聞鎮戎軍地震一夕三發去臣所言五日之內爾又京師雪後昏霧累日復多風埃太陽黃濁此皆變異

之可戒懼者也。臣所以先知必然者。按五行志云。事雖正。專之必震。況其不正乎。又尙書洪範。蒙常風若。而京房易傳。臣之蔽君則蒙氣起。以此數者合之。必知有異也。然皇天保祐陛下至深至厚。以災異隨事輒應。欲陛下覩變自戒。永綏四方也。不可不思。不可不憂。今陛下推誠委信大臣。而大臣依勢作威。政事不平。如此甚衆。在外畏憚。已非常時。陛下宜深究天地之意。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則足以消伏災異矣。臣前已奏陳。故敢再述所聞。特乞留中詳加省覽。

上仁宗乞固辭徽號

臣伏見宰臣率文武百官詣東上閤門。拜表乞加上尊號。准批答不允。此誠見陛下恭遜持滿、惡盈好謙之意。且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復加徽號。近二十餘年矣。沖遜之德。上通于天。下信于民。此上天所以保祐聖躬。受福無疆。萬民所以愛戴聖政。日新一日者也。今實不須稍增數字。示人自滿。臣竊願陛下固執雅意。羣臣雖十上表。堅遜勿受。足以益見積年沖遜之實。必大得天人之祐。且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好德。盡善極美矣。復曰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則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淸。賢否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羣輩。水旱繼有。雖四夷初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縻而服之。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遜而不居。于聖德彌高矣。今羣臣皆以加上徽號爲請。而臣獨望陛下以固辭徽號爲願。其心則同。欲尊君同。欲愛君。然望陛下裁之聖慮。參之美志。斷而行之。則有高世之名。與道同符。豈數字可盡哉。

再上仁宗乞固辭徽號

臣退上封事。欲望陛下堅遜尊號。今已兩奉批答不允。願陛下遂執此意。斷在不疑。且陛下不加尊號。已二十年。謙沖之德。超絕前古。簡在帝心。人臣歸美。夫以二十年行之。一旦改之。于義不可。蓋推善歸美。以尊君父者。臣子之常節也。遜德惡盈。以保天下者。聖人之至道也。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實恐反累陛下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雹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理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自抑損。豈可于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今臣此言。逆于心者也。誠望陛下求諸道而已。

三上仁宗乞固辭徽號

臣兩貢愚忠。欲望陛下辭不受所加尊號。似未蒙采納。臣豈敢阻衆人之意。豈敢損主上之美。實以爲崇陛下之稱號。不如明陛下之謙遜。徇臣子歸美報上之心。不如廣君父克已畏天之道。此事至重至大。在陛下力能行之。不當復詢左右之臣。今羣臣五上表。聽之則頓失二十年謙遜之美。不聽則合于嚴恭寅畏持盈克遜之義。亦令四方無窺聖德之淺深。臣雖狂暗。竊重惜此。不敢不再三陳聞。

上仁宗論皇女生疏決賜予

臣伏見今月二十八日。疏決在京繫囚。雖恩出一時。然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賜慶澤。恐非王

者之令典也。去年閏月已曾減降。尙未半年。復行此恩。傳稱民之多幸。則于國不幸。再赦。好人喑啞。前世明君賢臣論此詳矣。雖成事不說。臣願朝廷戒之。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爲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臣謂陛下無益之賜。無名之賞。殆無甚于此。若令示奢麗。臣以輔主爲職。奈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焉。遂事不諫。臣願陛下戒之。伏惟皇上開祐聖德。故後宮有多子之祥。陛下當明謹政令。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建無疆之基。不宜乎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出浮冗之費。以廣儉德。臣雖鄙淺。竊獨惜此。故敢觸冒陳聞。惟賜裁幸。

上仁宗論水旱之本

臣伏見城中近日流民甚多。皆扶老攜幼。無復生意。問其所從來。或云久旱。耕種失業。或云河溢。田廬蕩盡。竊聞聖慈憫其如此。多方救濟。此誠陛下爲民父母之意。足以感動羣心。臣猶謂但可寬目前之急而已。非救本之術也。譬如良藥療病。必先審其病源。病源不除。強食無益。今百姓之病。已可見矣。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鰥寡孤獨不能自存。強者流轉。弱者死亡。所以致此者。其源在水旱也。所以致水旱者。其本在陰陽不和也。所以致陰陽不和者。其端在人事不修也。然則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而議臣之任。主明天人。陛下何不責三公以其職。使之陳陰陽不和之理。詢議臣以其學。使之述天人相與之際。參之聖心。以觀今日政事。若陛下所委任皆已得人。所施皆已應天。則水旱者蓋无妄之災。不足畏矣。若天人之際。少有不合。豈得晏然坐視其病。心知其源。不思救之哉。臣言似迂。其理實切。今羣臣爲陛下謀者。不過煮粥糶

米名爲救濟其實亦欲欺聰明自解免而已非謀國之體也又今天氣當暑反寒率多常風雨澤愆候秋成不可必願陛下速思所以救其本者召致和氣無令聖心重增焦勞則天下幸甚

上仁宗論災變宜使儒臣據經義以言

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民是故觀天意于災祥詳民情于謠俗因災祥以求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燦然矣前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以導其下忠信之臣莫不緣此以諷其上上下相飭而自天祐之竊見朝廷每有吉應嘉瑞則公卿稱賀至于災異非常可怪之事則寂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常操而于戒儆吁俞理似未盡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者也臣愚以爲五經災異之說最深最切凡四方所上奇物怪變妖孽沴疾有非常可疑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傳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廣聖聽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凍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惟聰明睿知深思遠慮順時謹微不可不慮也臣忝近列愚不能通古今竊觀前世商高宗周成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陛下留意于此臣不勝區區

上仁宗乞闕略唐介之罪

臣伏聞陛下以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言事狂狷責授春州別駕尋又聞陛下以春州險遠瘴癘之地憐其孤危將不生全改授英州此誠陛下聖德厚恩容忍臣子萬萬無窮也臣竊觀詩書所載帝王之君德

莫盛于知過。仁莫大于好生。名莫榮于聽諫。陛下皆踐之。且唐介居下訕上。至陷于戾。而陛下察其本心。以忠信爲之。故曰知過。既責介身投之遠方。而復憂其不全。故曰好生。當介初得罪之時。中外震動。以言爲戒。及聞徙還英州。人人忻幸。知陛下無意殺之。忠義者更思竭盡。故曰聽諫。臣不勝幸甚。聞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商所以保乂四海。格于皇天者也。臣竊謂介之所言雖逆耳。求之于道亦當有合者。陛下幸寬全不誅矣。若復闊略其罪。優游其身。俾得省過追咎。復齒朝列。于以開廣言路。勸來者。則盛德無疆。高視上古。臣不勝犬馬之心。

上仁宗論狄青宜撫當置副使

臣聞朝廷以狄青宣撫荊湖。經制盜賊。而議不置副。臣以爲不便。或曰置副。而使中人爲之。臣又以爲不便。臣聞上古王者之遣使命將也。必爲之設介貳參佐。非獨司紀綱、廣謀策而已。亦以謹大事、備不然也。今擁數萬人之衆。連四路之師。節制萬里。吉凶所繫。而單車臨之。孤拱獨立。猝有疾病不意之虞。無所仗託。莫相維持。非計之得也。狄青起于行伍。而遷樞近。天下誠未見其美。方以盜賊之急。擁兵而出。故人人相望風采。願聞成功。以得貞固幹略之臣參職共事。設以中人爲之。必大失事望。足以示陋。非朝廷之光也。臣故曰議不置副。不便。置副而使中人爲之。亦不便。此臣所以拳拳也。蓋先事而言者。常若迂闊。後事而言者。常若不及。惟陛下留意芻蕘。謹重軍旅之任。

上仁宗請諸州各辟教官

臣伏見近敕更張貢舉條約。欲令四方遊士各歸其鄉里。而有司得以觀行聽言。絕濫進之弊。此誠上近古制。下適時宜。然臣猶謂必欲人安其居。皆有常心。漸之于仁。摩之于義。化民成俗。則莫若開庠序以收養之。設師弟子以教誨之。月攷時試。以勸勉之。教定俗成。然後賢不肖立見。而眞僞不雜矣。今州郡皆有學。學皆有生徒。而終患無師以教之。但令掾曹領其事。職既不專。教用不明。自古儒學之官。不兼治民。蓋爲此也。臣欲乞州郡有學處。聽長史各奏辟教授一員。于前任判司簿尉中選有文行堪爲人師者充。仍令以四年爲一任。學理攷數。官資俸祿同之掾曹。則學有常師。教有常業。士子競勸矣。于朝廷長育人材之意。誠未失也。今欲游壯歸鄉。而不爲設學。則無以收之。設學而不爲置師。則無以率之。置師而不立課試講習之法。則無以成之。三者名存實亡。則學者不歸。雖欲別賢不肖、與廉讓、崇鄉黨之化。不可得矣。惟陛下裁許。

上仁宗論龍昌期學術乖僻

臣聞人主所謹一嘗一笑。誠以衆人所望視。天下所倣傚者也。古者聖王之行賞也。服物之章。不可倖得。府庫之財。不以濫予。前日朝廷以龍昌期所著書下兩制。臣等觀其穿鑿臆說。詭僻不經。甚至毀訾周公。疑誤後學。難以示遠。乞下益州。毀棄板本。未聞朝廷卓然有所施行。今忽加賜五品章服及絹百匹。臣未知誰主爲奸邪。崇僞飾虛。附下罔上。以誤陛下。執政又曾不能謹重政體。顧畏公議。苟慰藉人情。賣弄國恩。其失豈特嗤笑之間哉。按昌期之書。違古背道。所謂言僞而辨。學非而博。是王制之不聽而誅者也。陛

下哀其衰老未便服少正卯之刑則幸矣又何賞之哉昔孔子作孝經以非聖人者無法乃比不孝之罪要君之罰而朝廷顧多昌期之毀周公臣所不曉也且陛下使臣等議之臣等不敢不盡忠既而棄其言焉豈以臣等爲蔽賢而害能乎夫蔽賢而害能人臣之大罪也願陛下因正臣等之罪而大表顯昌期之書使天下皆服誦而習尚之則可以釋謗于萬世矣自非然者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縱昌期之妄而不誅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幣是非貿亂沮勸顛倒使迷國之計行于側而非聖人之俗倡于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章服固天所有而財力又民之所出也陛下奈何曲徇大臣之意而苟榮小人之身乎將使遠方寡見淺聞之民奔走于辨僞之學沈沒于非聖人之論迷而不反非國家之利也伏乞追還詔書斷天下之疑議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之淺深臣不勝拳拳

上仁宗論景靈宮不當建郭后影殿

臣所領禮院得御藥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景靈宮廣好殿後建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詳定者其圖子已別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日京師木土之功靡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爲差內臣監修利于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略無虛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眞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于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竝列有瀆神靈莫此之甚臣竊謂事決不出于聖意皆小人私與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

王于宗廟之外別爲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損虧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

上仁宗論孔宗愿襲文宣公

臣等謹按漢元帝初元元年以師孔霸爲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而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及霸卒子福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莽嗣皆稱褒成君平帝元光二年始更以二千戶封莽爲褒成侯而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褒成者國也宣尼者謚也公侯者爵也褒成宣尼公者猶曰河間獻王云爾蓋推宣尼以爲褒成祖非用褒成以爲宣尼謚也唐世不深察此義以褒成爲夫子之謚因疑霸等封褒成者皆襲其祖之舊耳故遂封夫子文宣王而爵其後文宣公攷校本末甚失事理因循承襲至今不改先帝既封泰山親祀闕里又加文宣以至聖之號則人倫之極致盛德之顯名盡在此矣尤非其子孫臣庶所宜襲處而稱之者也臣等以爲無擇議是可用其文宣王四十代孫孔宗愿伏乞改賜爵名若褒成奉聖之比上足以尊顯先聖有不階之勢下不失優禮孔氏使得守繼世之業改唐之失法漢之舊傳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正稽古立事可以永年此類之謂也

上仁宗論折變當隨土地之宜

聞臣聖王之處民也順其性是故居山者不使居川居渚者不使居中原其取民也任其宜是故山虞不

以魚鼈爲賦。川衡不以材木爲貢。蓋順其性者。知天者也。任其宜者。知地者也。聖王之功。不變天地。是以其養易足。其教易成。其求易貢。其取不匱。今之時。善言政者。莫不欲富民。欲富民而常患奪其財者。由有司取之反其性而戾其宜。于是或以穀爲金。或以芻爲帛。粺非精也。而求之不舍。民是以困窮。是以流亡。是以盜爭。朝廷豈不恤哉。蓋不得已也。臣以爲方今用度不足之時。欲盡如古。蓋亦不可。且敕有司。毋責魚鼈于山。毋索材木于川。則百姓亦庶幾矣。臣非敢虛言也。臣所治州十縣。其五皆種穜稑而有司乃使以糯與粳爲賦。一不如約。吏常坐之。若此者。上則不順于天。下則不因于地。中則不悅于人。去聖王之功遠矣。惟陛下哀憐之。臣幸備職事。以治民爲職。詔書問可以寬民者。臣竊疑莫先于此。夫賦稅固自古有之。臣願敕諸轉運使。必不得已而變折其所有。毋變其所無。變其所可得。毋變其所不可得。則民疾不困矣。

上仁宗論城古渭州有四不可

臣今月二十二日奏公事。臣得預上殿。親聞德音。以謂古渭州存之則爲害。棄之則傷威。兩者未決。詢及左右。指音懇惻。臣誠獨美陛下聰明謙遜。好謀無窮也。臣雖不聞公卿之議。然臣之愚。以爲棄之便。何者。朝廷與羌戎約和久矣。今一旦奪其地而城之。棄明信。規小利。使外國有以窺中國。不可一也。羌戎種落。非一族也。自見稍侵。必人人懷疑。交謀間諜。以新城爲比。或能相率大爲邊患。不可二也。自始築城。到今半年耳。所費已鉅萬計。秦州爲空竭。而調終饋運。不可勝紀。設復屯兵守之。日引月長。財盡力竭。則關中

皆可憂。不可三也。向者敵出爭利。多殺官軍數千人。後雖擊破其衆。足以相當。而敵怨益深。其志復得故地而已。兵若不解。憂患方起。不可四也。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長無羌寇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窺邊圉。雖傾國爭之可也。今失所重輕。而糜國財用。困民力。損士卒之命。以貪此咫尺之地。計功則可辱。言利則可恥。慮患則可憂。昭昭甚明。而談者不忍決之。謂爲傷威。臣所不諭也。昔者舜伐三苗。三苗不服。益贊于禹。班師振旅。而有苗來格。由此觀之。帝王之威在使物畏之。不在使物惡之。故動以義。順于理。則物畏之矣。動以利。逆于理。則物惡之矣。畏之則服。惡之則侮。自然之道也。武帝黜丞相御史之請。而止不田車師輪臺。則天下復平。元帝用賈捐之之策。而罷珠崖。則中國復安。故以德言之。則不過舜禹。以強言之。則不過漢武帝以馭外國也。患枉于義。不患力不足也。患逆于理。不患威之損也。惟陛下察于此兩者。以觀利害之熟。在謀之貴多。斷之貴獨。明鑑所以見容。古事所以知今。臣不勝狂直之至。

上仁宗論溫成立忌

臣伏聞敕旨爲溫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竊惑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猶當上稽舊典。下採衆論。何況宗廟大禮。至尊至重。豈可以一時之寵。獨決聖心。義有僭失。貽笑萬世。虧損盛明。悔不可追。今議者乃云有邪臣密啓。眩惑聖聰。導陛下以非禮。勸陛下以拒諫。若此無實。尚非美事。設有其實。罪亦大矣。當伏兩觀之誅。以謝天下。且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奈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變

古越禮。則貴妾于妣尊嬖于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于此。非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昔成湯改過不吝。故稱聖王。格于皇天。願陛下毋篤于嬖近之寵。毋安于邪佞之說。毋變先帝之舊典。毋枉宗廟之正禮。回易意慮。卻情去私。詢于司存。追寢過命。使萬萬億年無復譏議。天下幸甚。臣以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失。臣得預言。

上仁宗論輔郡節制

臣伏覩詔敕。建置輔郡。改張官司。實欲開廣王畿。增重京邑。垂制久遠。強幹弱枝者也。然臣竊有所惑。以爲許、鄭、陳、滑、曹既在寰內。則不當復存軍額。猶稱節鎮。節鎮之設。蓋古方伯連率之謂。非寰內諸侯也。凡改制立法。固必闕盛衰之中。然後可以永世無弊者。孔融疾曹操專法。漢室寖弱。于是建議欲復古千里之制。不以封建操遂惡融。終于害之。然此本由漢家制度無法。不稽古爾。設令京師諸侯素有分限。則強臣何由因緣以覬覦。今朝廷甫欲建設近輔。周衞都內。誠不宜復存五州節制之號。以開後世諸侯因緣封建之萌。何況今之節制。重于古之封建。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五變之末至于民無所措手足。故不可不審也。漢武本置三輔。皆治長安中。非不知鼎立千里之內爲便也。其意乃實不欲使億兆之衆偏有所分而已。及唐雖以同華爲二輔。各自一郡。然猶不立軍額者。皆方面征鎮。當一道者也。臣謂今日事體固當法之。忠武、彰化等軍額。盡可停罷。獨存其州名于理爲允。伏乞令近臣詳議。

上仁宗論日食用牲于社非禮

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

公是集卷三十三

奏疏

上仁宗請罷五溪之征

臣聞舜爲天子禹爲司空伯益贊之君臣之盛自古未有也以伐三苗曾不得咫尺之地因班師振旅而歸曾卻缺率諸侯之師八百餘乘挾公子揵蕾以攻鄴婁斥堠不設城門不閉以韋帛通語言諸侯皆罷故曰非吾力不能攻義實不爾克也此二者皆不可謂善戰矣然舜禹不以其故貶聖伯益卻缺不以其故損賢理有逆順義有曲直也今武溪諸彭父子結怨而邊臣輕發兵爲子討父得無非春秋王霸之略乎臣以謂過矣智者欲騁其巧勇者欲用其力矯箭累絃勵劍負戟以深入爲事甚非治天下之大體臣聞古者三王之伐征不貢討不朝今彭氏父子所以爭一旦之命者乃自失職不得朝貢也臣以謂可聽以休邊民此舜禹之策益卻之義所以明于典謨春秋也往年歲星在鶉尾則宜厚仁義以應之而始誅五溪逆父子之節難以得天今盛夏動衆下潦上霧多毒蛇惡草之害難以得地得天地之道者自古五帝三王之所以務通而順也雖有聖辯莫之能變其說而況縱欲貪功徼一時之勝者乎恐此爲人臣之利而非國家之福也臣願朝廷謹之

論糾察司

臣伏以先帝哀矜庶獄開釋無辜以京師浩穰獄訟繁多創設糾察一司辨理微枉澄審謬誤誠不欲使吏得弄法民陷非罪設令侵冤有所告訴也伏見諸大辟公事或具獄既上情涉可疑或審問之際囚自翻變者並皆移司推勘左軍則移右軍右軍則移左軍府司亦然然此三處形勢既均利害略同更相顧望自爲地道寧伸吏曲莫念民枉以此治獄恐非朝廷欽恤之意臣謂諸大辟公事其情理可疑及囚自變者並委糾察司奏請別差官置勘其司獄等仍須與元勘處不相干礙方許抽差如此則獄無銜冤之濫吏無試法之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取進止

辭不受詳定官制敕

臣伏以人臣之義不能宜辭不及宜讓若不辭不能不讓不及且上誤朝廷之任下貽來者之笑則非忠信之道也今月二十九日閤門召臣受敕令詳定官制臣以謂此帝王能事朝廷大務必將損益沿革彌綸興廢成一朝之制不獨空言而已此則非臣所能今英俊林立號稱多士韓絳首建經世之畫可令草具其事歐陽修吳奎皆學該古今窮極貫變欲定大典非其人不可此則非臣所及臣顧常規規守循習之論所謂食而聽事者也不敢以爲事不可行而竊自計力有不足故輒緣忠信之義辭所不能讓所不及所有敕命不敢祗受取進止

再奏

臣准閤門告報受敕。詳定官制。尋曾奏乞辭免。今月二十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退自循省。必非所任。豈敢默默貪功就事。故復別白言之。且陛下欲紀綱國體。裁成王制。改創服章。述作典訓。此一世大務也。當得其人。乃可成事。臣之淺暗。非其人矣。力小任重者不立。智小謀大者不行。前日朝廷欲正大樂。先定律呂。自景祐至今。近三十年。所費鉅萬。而功不就。豈不就哉。蓋由羣臣無夔曠之才。而猥當夔曠之責。是以責愈精而功愈踈耳。今之所爲。又重于樂。上當得周召制作之明。次當得管蕭經綸之略。乃可庶幾。自非然者。恐雖三十年。未可望也。此臣之所以量力揆能。度長絜大。而不敢誣上也。伏乞特留聖鑒。聽臣所讓。則制作之功。不失所期。所有敕命。未敢受。取進止。

受敕後奏乞先條數事與中書門下更加商量翰林學士胡宿同上尋得聖旨依奏

奉敕詳定官制。並曾懇辭。不蒙允許。伏緣朝廷百司。官名職任。多不合古。若稍加裁正。粗成統緒。亦恐行來已久。未協時宜。今乞且未置局。容臣等取前代官制。將今日官名職任。商度可改正者。可裁損者。可申明者。條列三兩事。先送中書門下更加商量。若果可施行。置局辟官。次第刪定。或以爲君子之業。樂因循。重改作。則更俟朝旨。擇其可從。取進止。

條上詳定官制事件

臣等昨奉敕。爲翰林學士韓絳上言。國家奄有四海。承平百年。官制未修。方苦其陋。欲望討論唐百官制及本朝官制品秩事件。量加裁定。正其名體等事。奉旨差臣等同共詳定。臣等累曾懇辭。不蒙允許。尋具

筍子陳乞且未置局。容臣等取前代官制。將今日官品職位。商度可改正者。可裁損者。可申明者。各條三兩事。先送中書門下。更加商量。若果可施行。即制局辟官。次第刪奏。聖旨依奏。臣等今詳定到事件如左。

一漢置丞相。其後改置三公。官皆公府。辟召掾屬。唐制以尚書門下中書三省長官爲宰相。尚書令僕射侍中中書令是也。官品未至者。同中書門下三品。今平章事即其比也。參知政事。唐初亦是正相。崔溫等嘗爲之。國朝之制。下宰相一等。若用唐制。正其名體。則四輔之任。當悉用平章。依漢制。即須立丞相府。

一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三人。國朝之制。大夫不置。以中丞爲臺長。他官或以給事中諫議大夫權之。若欲改正官制。置丞相府。則大夫當復。輕重乃等。

一唐制無公卿爲樞密事。五代用兵。始與中書對掌機密。欲改正官制。當以院事還中書及尚書兵部。

一尚書省二十四司。既爲虛名。所以官冗員衆。即欲改正官制。當罷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員。其郎官不在本省治職事者。竝以前資及散官處之。其澶外任者。或依唐制。置上中下等州刺史及別駕之類。隨官品任之。或欲輕其權。則曰知某州刺史之類。

一文武散官及檢校兼官勳爵實封等。在開元已前頗有實事。于今爲散官。猶紱服色。粗繫輕重。其餘悉皆虛名。無益治體。即欲改正官制。當例行省罷。若以假虛名而任實職。兼存亦可。

已上所謂改正者也。略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

一大理寺決天下之獄刑。部覆之。于事已足。又加審刑院。則爲駢衍。即欲裁損官制。當以院事官屬還刑

部。

一吏部尚書侍郎。分領銓事。則當差以輕重。分別流品。今審官院掌京朝官磨勘差遣。而流內銓惟典州縣幕職官。體制不倫。卽欲裁損官制。當以審官院職事歸尚書銓。州縣幕職官歸侍郎銓。

一羣牧司、提舉司、觀察司之類。皆古無此職。卽欲裁損官制。悉當省罷。還屬尚書九卿。

已上所謂裁損者也。略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卽推此類具正之。

一左右史竝當隨宰相入立仗下。以記言動。今史官之任不及聞前殿正事。故德音善政。多失紀錄。欲申明復此舊制。

一中書出制敕。唐制竝經門下審覆。然後尚書出告身。經歷三省。比來惟于中書發敕。虛置三省官名。今欲申明復此制。國朝令文具載。

一國朝近制。觀文殿大學士。惟待舊相。自資政殿大學士。至天章閣待制已上。其間多有無員數。數除受侵廣者。由邊幅不立也。諸舊有員者。宜依舊數。未有者。宜差定其員。著爲久制。以革一員之濫。

一唐制。舍人六人。分判尚書六曹事。所以佐丞相。謹政令。欲乞申明此制。

一舊制。九卿之職。不肆尚書。今卿監職事三司關領者。宜取還寺。亦省侵官之類。

一唐制。左右丞相判尚書省事。中書判門下省事。中書舍人判中書省事。國朝門下省權用近臣判之。中書省卽舍人年深者判。與唐制略同。准昨來言者稱。近臣判省太重。致按唐制。似不如此。惟常袞自以同

中書門下事。卽當兼判中書省。是時崔祐甫以舍人判省。謂衮侵官。士論由此不平衮也。一三班。自供奉官至殿侍差使之類。唐制。武選皆無此名目。宜徙置于外。以區別華冗。一朝廷若從改正之說。卽俟改正之後。設官分職。如周唐。乃可約六典著書。垂之後世。若未能如此。而欲著書。惟可將會要及諸司編敕幷格令。刪繁取要。因今日官名。粗書職分而已。

已上所謂申明者也。略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卽推此類具正之。

論讓官疏

臣伏見故事。諸讓官者。或一讓。或再讓。或三讓。皆有品秩。非不欲人人讓也。讓之迹近名。近名則容僞。而爲禮者惡煩。煩近于褻。故設中制。有所止之也。昔舜命九官。夔龍不讓。其他伯益之徒。一讓而止。此則治世之法也。竊見頃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問高下。例輒累讓。雖有出其至誠。恬于勢利。然亦已逾典制。過夔益矣。若習俗遂巧。流風稍敝。必且挾僞采名。要上迷衆。更以爲進取之捷徑。奔競之祕策。甚可惡也。豈獨煩于禮哉。夫讓雖美道。君子所有餘。小人所不足。然非其眞。則醜亦甚。昔鄭公孫段辭爲卿。退則又使太史命己子產惡其爲人。其後卒爲亂。故飾僞之敝至于此。非國家之福也。公孫段尙其小者耳。子之擅燕。王莽代漢。其始皆以善自名已。而稍入于邪也。臣謂賢者之節。難進而易退者。非讓一官之謂也。謂其能擇于義。不犯非禮也。故雖不多讓。其節猶可見。衆人之情。好得而惡失。好得而惡失者。亦非勉受一職之謂也。謂其不擇于義。越禮而動也。故雖復飾讓。其情亦彌險。讓與不讓。一以故事舊典爲準。無使釣利

者要君采名者售僞不幸而不値子產之精識則公孫段之徒紛然競于朝矣臣言似迂而慮實遠望賜財擇

論奉慈廟

臣伏見中書箚子下太常雜議奉慈廟廢置事臣以有司之職惟當據經已與臣鎭等參按經傳舊文奏陳然臣之愚意猶有未盡何者國家承歷代之後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宗廟之禮常因時施宜不盡滯古務沿人情也伏惟章惠太后之于仁宗皇帝雖非眞廟命以爲母然仁宗皇帝一以如母之禮事之生則安養號比長樂歿則大葬謚配眞廟祭稱皇妣祝云嗣子其誠禮如此之重也今議者疑于毀其廟瘞其主如此豈惟震駭士大夫之情亦甚違先帝之意春秋毀泉臺猶曰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周廟姜嫄閟而無事梁之小廟享祫有數臣謂奉慈一室當于此二者之間制定其儀上稱先帝褒崇之意下成泉臺折衷之義又以明聖主無改父道之美伏乞參之聖心令兩制臺諫重加詳定取進止

奏乞改郡名

臣近點檢諸軍轉員官告竊見殿前司虎翼右第一軍都指揮使楊榮封弘農郡開國侯農上一字卽宣祖御諱伏以國朝之制崇奉七廟二名偏諱行來已久不宜于開國建侯獨有觸犯竊謂楊榮可改封別郡或以洪字代之如漢武帝以徹侯爲通侯事理既正可以行遠取進止

論舉薦

臣伏以朝廷設保薦之令者欲振拔幽滯甄錄才實也士大夫所以報國恩無過于此矣然猶閉其聽請濫進之隙故限以定員結以同罪防禁既詳責望又重不可復加而頃來奏章之入或文字小不應式或筆畫偶有所遺于義無害皆見退卻甚失朝廷求才實之本亦非士大夫舉所知之意也臣謂中外舉狀除員數須要照會可不言及同罪所以立法不可不謹其他雖小小差誤並許收使不須曲難如此足以開廣薦引之路亦杜絕所由巧文要市之弊庶幾簡而易行矣取進止

論契丹告哀

臣竊聞契丹遣使告哀朝議擇吉日然後見之臣以謂情禮未稱何則國家與戎約和立兄弟之親者非畏其力也又非愛其義也欲繼好偃兵以安百姓而已今其主不幸訃喪朝廷誠得小國歸命天子之義宜稱順其意致哀痛之情使其君臣歡然感動皆知天子仁厚之德發于至誠也今稽留使者擇日受訃雖協陰陽時日拘忌之說而違君子匍匐救喪之節下令遠方有以疑朝廷無惻隱厚終之實非所以感人心也昔唐太宗聞張公謹之喪哭之不避辰日史策以爲美談臣謂朝廷甫欲結異俗之歡示中國之禮宜推此意行之令使者夕入而朝見之則情禮相副足以固好存愛不言而信矣取進止

論除降不用誥

臣至和中因任顓落職不降誥詞曾奏陳朝廷非故事難以爲法其時延和奏對面奉德音許賜施行自此故事復正去年劉尤瑜降官直以敕牒近日王琪降官亦不出誥則是前詔旨復廢閣事體之間似趨

苟簡雖非王政之急然亦失朝廷賞罰訓誥慎重之意伏乞檢會申明所貴雖小事猶不失舊體使百司有以遵法取進止

上仁宗論石全斌不當除入內副都知

臣竊見入內押班石全斌爲入內副都知臣謹按全斌昨已有制旨除宮苑使利州觀察使未能三日復換此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若因全斌陳請探其不滿之意曲徇所求以悅其心便是朝廷恩典未有定制惟繫宦官臨時徼乞宣布天下必以爲惑傳示後世必以爲笑何則陛下賞罰當信天下當教後世不知全斌功勳凡有幾何昨者嶺外之行已曾受賞今後溫成葬畢賞又不薄不知厭足愈求遷進朝廷亦當愛惜事體無宜輕改成命全斌閨闥之臣尚如此姑息萬一復有權勢重于全斌者如何待之臣雖鄙賤實惜此體不敢輒撰告詞

禮部貢院定奪鄭荀起請科場未便事件

當院准中書批下前權奉寧軍節度推官鄭荀奏科場未便事件奉聖旨進貢院定奪聞奏者今具畫一如後一鄭荀稱伏覩云云當院今詳看天下解額多少不同不可均一所從來久矣幸因赦令增益者四十餘處恩已無量若更限以十人取一在他路雖未有大損于福建江南川廣則必特爲僥倖到省之人必須比舊數倍恐非今日治體所宜不可施行

一鄭荀稱科場舊制四年云云當院今看詳昨朝廷下間歲之詔蓋欲開廣賢路使士子無後時失業之

恨。又欲游士各歸其鄉。不復有寄籍冒貫之敝。本不驅迫遠方舉人。必令奔走也。何故反更恤其不便。況降敕已來。裁三四年。常人安于所見。尚未盡信。具當循守。漸變習俗。不可輕改。

一鄭荀稱天下逐州軍云云。當院今看詳。聚試之議。今時多持此說。但于國體未爲通允。本責刺史縣令。鄉舉里選。重操行而後文詞。若聚之轉運司。則此法何寄。又一路不下十數州軍。所差試官。正令不得人。決不盡失。若聚之一處。而試官非其人。則一路俱受其弊矣。此必然之患也。事不稽古。又不便今。難以施行。

一鄭荀稱竊見南省云云。當院今看詳。取士之制。古今不同。非務相反。事有所因也。祖宗收攬威權。兼聽天下。鑒唐之弊。親程多士。四聖相繼。以爲定法。固非羣臣所當輒議。若以南宮攷校。日多爲精。崇政攷校。日少爲粗。此又不然。南宮雖累旬。然所攷不下數千人。崇政雖浹日。然所攷不上數百人。相去有十一之較。誠未見其淹速精粗之弊也。

一鄭荀稱諸處發解及南省帖經云云。當院今看詳。帖經墨義。誠爲無用。然所以歷久未廢罷者。當以其唐室以來有司舊法。雖無甚利。亦不甚害。廢之未爲多。存之無所妨。比之告朔之餼羊。以愛禮爲勝耳。

一鄭荀稱舉人除齊衰喪服云云。當院今看詳。此制施行已久。如妻及子孫弟妹。雖皆齊衰。猶以卑幼不廢貢舉。自餘服紀。固未嘗釐革。卽未知荀指何等爲齊衰。

右謹具如前。鄭荀所畫科場事。今定奪到。皆非要切。不可施行。具狀奉聞。

禮部貢院駁張洞起請乞降等收錄少字賦論進士奏准中書批狀

右謹具如前伏以禮部攷試條式頒行天下蓋設公共之格以便程文之體使舉子務各畢力而有司得以攷實譬于射御者不失其馳而射者自能中乃爲善也若欲變法易令徇人所短事同詭遇非所以待天下賢士也又業文之人惟務語省亦不于數字之間便成駢贅且施行已久未嘗聞以此爲弊朝廷信令何必輕改所稱欲依御試宣卷卽當院無由檢會況御試恩繫臨軒而貢院責在有司以此比類體亦非允其張洞起請議難施行

奏乞州郡辟選人爲教授

臣伏見今歲制舉中選者三人耳其間猶有以薄于行誼而被黜者此非有司較試之不精蓋在于聽言而不察行玩文而不計實之蔽也選舉若此豈可爲永法哉臣前歲嘗言州郡有學學皆有生徒而患無講授之師以專領之乞令州郡自辟選人爲教授仍理四攷爲一任未蒙施行臣以爲朝廷大務莫重于選舉常患游士不安其鄉里則有司無由攷行實是以專取詞藻則賢不肖混淆至于廉恥之節壞而浮僞之俗成皆從此塗出也今使州郡有學學皆有師師皆有課試之法居常則勉其學而矯其失當貢士則訂其行而程其言一郡之士性之若否習之邪正能之多少皆可豫見而悉定也于是上其名與言偕則選舉精矣人知爲善于其身然後乃能信于鄉里信于鄉里然後乃得聞于朝也則皆勸于爲善矣一紀之外三十年之內教成俗定則士各安其土相厲以義相尙以節何患賢士之難得哉誠如此治古之

風庶幾可復也。事固有言之似迂而理甚切。行之似近而功甚遠者。教化之謂也。伏乞檢會臣前奏事理。特賜詳擇。取進止。

奏外官親戚相代

臣伏見審官三班流內銓注擬外官。其間或兄弟伯叔子姪自相爲代。若前人政善。後人繼之。善固無可言。設前人政惡。後人因循之。則害政而負于義。如發舉之。則傷恩而戾于教。二者俱不可。卽令前人有吏民之怨。因以去位。而後人懷親戚之恥。乘之報忿。則一郡一邑爲害必多。非所以安細民也。臣謂審官三班流內銓所注擬外官。其在五服之內。于法許相容隱者。皆不得相爲代。有敢妄冒居之者。以私罪論。于理爲便。